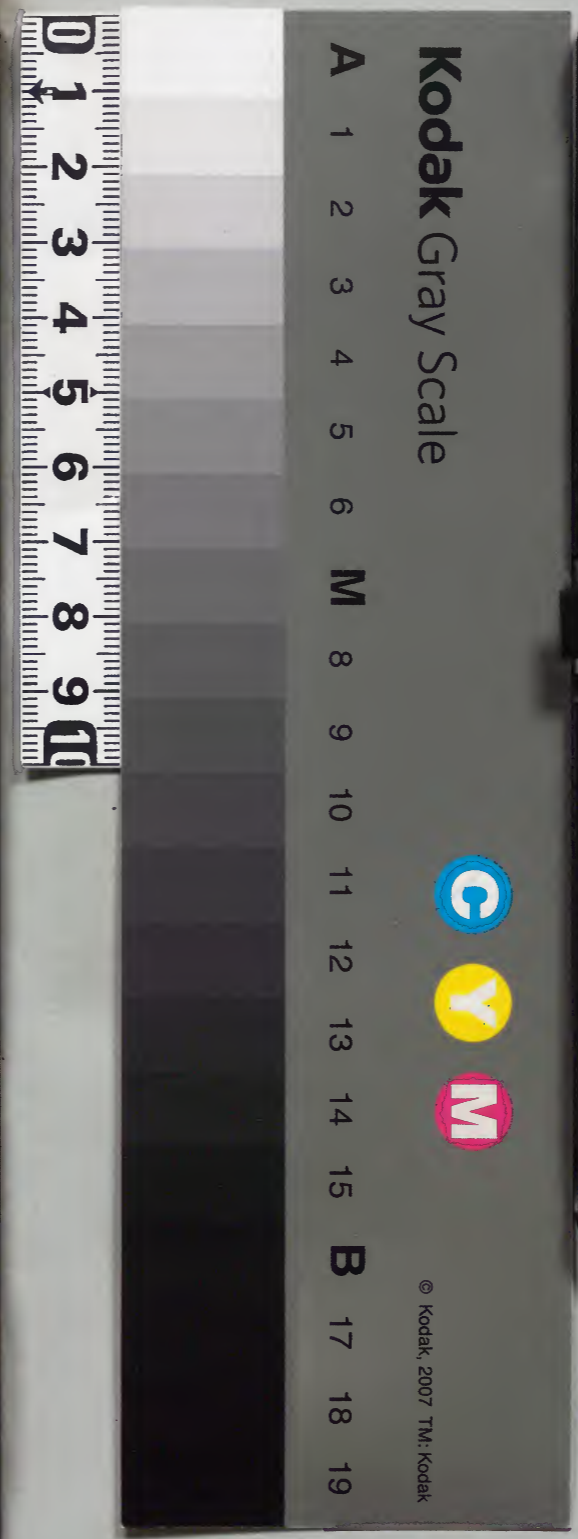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三〇	函	三三〇七	漢書
三	架	一六	冊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07	
冊數	16 (16)		
函號	310	89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八

唐釋道宣撰

淺草文庫

讀誦篇第八

正紀十四人
附見八人

魏泰岳人頭山銜草寺釋志湛傳一

益州五層寺釋法建傳二

隋益州招提寺釋慧恭傳三

眉州隆山縣鼻山釋法泰傳四

唐終南山藍谷悟真寺釋慧超傳五

伯濟國達拏山寺釋慧顯傳六

益州福感寺釋道積傳七

洪遠
智擘

僧恩

益州福壽寺釋寶瓊傳八

驪山津梁寺釋善慧傳九

終南山悟真寺釋法誠傳十

京師會昌寺釋空藏傳十一

京師大莊嚴寺釋慧齡傳十二 智證 宗公

雍州醴泉沙門釋遺俗傳十三 玄秀 史擔

京師羅漢寺釋寶相傳十四 法達

釋志湛齊州山荏人是朗公會孫之弟子也立行純厚省事少言仁濟為務每遊諸禽獸而羣不為亂任人頭山邃谷中銜草寺寺即宋求那跋摩之所立也

讀誦法華用為常業將終之日沙門寶誌奏梁武曰北方山荏縣人頭山銜草寺須陀洹果聖僧者今日入涅槃揚都道俗聞誌此告皆造禮拜故湛之亡也寂無餘惱端然氣絕兩手各舒一指有西天竺僧解云若二果者舒兩指驗湛初果也還收葬于人頭山築塔安之石灰泥塗鳥獸不敢陵汗今猶存焉又范陽五侯寺僧失其名常誦法華初死之時權殞現下後遷改葬骸骨並枯唯舌不壞雍州有僧亦誦法華隱于白鹿山感一童子常來供給及死置屍巖下餘骸枯朽唯舌如故齊武成世并州東看山側有人掘

地見一處土其色黃白與銜有異尋見一物狀如兩
 唇其中有舌鮮紅赤色以事聞奏帝問諸通人無能
 知者沙門大統法上奏曰此持法華者六根不壞報
 耳誦滿千遍其徵驗乎乃敕中書舍人高珍曰卿是
 信向之人自往看之必有靈異宜遷置淨所設齋供
 養珍奉敕至彼集諸持法華沙門執爐潔齋遶旋而
 呪曰菩薩涅槃年代已遠像法流行幸無謬者請現
 感應纔始發聲此之唇舌一時鼓動雖無響聲而相
 似讀誦諸同見者莫不毛豎珍以狀聞詔遣石函藏
 之遷于山室云云又元魏北代乘禪師者受持法華精

勤匪懈命終託河東薛氏為第五子生而能言自陳
 宿世不願處俗其父任北泗州刺史隨任便往中山
 七帝寺尋得本時弟子語曰汝頗憶從我渡水往狼
 山不乘禪師者我身是也房中靈几可送除之父母
 恐其出家便與納室爾後便忘宿命之事而常與厭
 離端拱靜居又太和初年代京闈官自慨刑餘不逮
 人族奏乞入山修道有敕許之乃齋一部華嚴晝夜
 讀誦禮悔不息夏首歸山至六月末髭鬚盡生復丈
 夫相造狀奏聞高祖信敬由來忽見驚訝更增常日
 於是大代之國華嚴一經因斯轉盛並見侯君素旌

異記

釋法建者廣漢雒縣人也俗姓朱氏誦經一千卷仍
 多閑暇遨遊偶俗無所異焉忽復閉門則累日不出
 無所食矣唯聞誦經然小聲吟諷音不外徹有人倚
 壁竊聽臨響但聞齶齶溜溜似伏流之吐波時乃一
 出追從無聞武陵王東下令弟規守益州魏遣將軍
 尉遲迥來伐蜀規既降欵城內大有名僧皆被拘禁
 至夜忽有光明迥遣人尋光乃見諸僧並睡唯法建
 端坐誦經光從口出迥聞自到建所頂禮坐聽至旦
 始休迥問曰法師昨夜所誦名作何經答曰華嚴經

下表十卷迥曰何不從頭誦之答曰貧道誦次到此
 耳迥曰法師誦得幾許答曰貧道發心欲誦一藏情
 多懈怠今始得千卷迥驚疑不信將欲試之曰屈總
 誦一遍應不勞損耶建報曰讀誦經典沙門常事豈
 憚勞苦乃設高座令諸僧眾並執本遂聽法建登座
 為誦或似急流之注峻壑其吐納音句呼喚氣息或
 類清風之入高松聰明者纔聞餘音情踈意逸者空
 望塵躡七日七夜數已滿千猶故不止迥起謝曰弟
 子兵將不得久停請從此辭諸僧因並釋散迥既出
 歎息曰自如來稱滅之後阿難號為總持豈能過此

蜀中乃有如此人所以常保安樂奇哉奇哉建年八十終

釋慧恭者益州成都人也俗姓周氏周末廢佛法之時與同寺惠遠結契勤學遠直詣長安聽採恭長往荆楊訪道遠於京師聽得阿毘曇論迦延拘舍地持成實毘婆沙攝大乘並皆精熟還益州講授卓爾絕羣道俗欽重觀施盈積恭後從江左來還二人相遇欣懽共敘離別三十餘年同宿數夜語說言談遠如泉涌恭竟無所道遠問恭曰離別多時今得相見慶此歡會伊何可論但覺仁者無所說將不得無所得

耶恭對曰為性闇劣都無所解遠曰大無所解可不誦一部經乎恭答曰唯誦得觀世音經一卷遠厲色曰觀世音經小兒童子皆能誦之何煩大汝許人乎且仁者童子出家與遠立誓望證道果豈復二十餘年唯誦一卷經如指許大是非闇鈍懶墮所為請與斷交願法師早去無增遠之煩惱也恭曰經卷雖小佛口所說尊敬者得無量福輕慢者得無量罪仰願慙息瞋心當為法師誦一遍即與長別遠大笑曰觀世音經是法華經普門品遠已講之數過百遍如何始欲聞入耳乎恭曰外書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但

至心聽佛語，豈得以人棄法，乃於庭前結壇，壇中安高座，繞壇數匝，頂禮昇高座，遠不得已於簷下據胡牀，坐聽恭始發聲，唱經題異香氤氳，遍滿房宇，及入文天上作樂，雨四種華樂，則嘹亮振空，華則雰霏滿地，經訖下座，自為解座，梵梵訖華樂方歇，惠遠接足頂禮，淚下交流，謝曰：惠遠是穢死灰，敢行天日之下，乞暫留賜見教誨，恭曰：非恭所能，諸佛力耳。即日拂衣長揖，沿流而去。爾後訪問，竟不知其所之。其寺久已湮滅。

釋法泰，眉州隆山縣人也。俗姓呂氏，初為道士十餘

年中，間忽自悟，迴心正覺，因即剃除，始誦法華經，尋即通利，乃精勤寫得法華經一部，數有靈瑞，欲將向益州裝潢，令一人擔負上頭，以籠盛錢二千束，縛經置錢上一頭，是衣服擔行至地名梓橋，橋忽斷，泰在後負擔，人俱墜水中，人浮得出，擔沒不見，泰於岸上槌胸號哭，曰：錢衣豈非閑事，何忍溺經！即高聲唱言：如能為漉得者，賞錢兩貫。時有一人聞之，脫衣入水，沒求之數度，出入得錢與衣，襪而不得經，泰轉悲泣，巡岸上下望，小洲上有一襪，命人取之，乃是經也。草木擎之，宛無濕處，泰不勝歡喜，即以三千錢償所漉。

撰述
續高僧傳卷三十一
人曰法師悲號劇喪父母故爲急覓非是貪錢弟子
雖庸夫亦知福報請以此錢充莊嚴之直言訖遁去
更欲與言去已遠矣泰至成都裝潢以檀香爲軸表
帶及裘并函將還本寺別處安置夜夜有異香泰勤
誦持一夜一遍時彪法師彼寺講夜欲看讀恒嫌泰
鬧亂其心自欲往請令稍下聲乃見泰前大有人衆
皆胡跪合掌彪退流汗卽移所住泰年八十終矣
釋慧超姓沈氏丹陽建康人稟懷溫裕立性懷仁弱
齡厭俗自出家後誦法華經聞光州大蘇山慧思禪
師獨悟一乘善明三觀與天台智者仙城命公篤志

幽尋積年請業行優智遠德冠時賢思對衆命曰超
之神府得忍人也及遊衡嶺復與同途留誦經停取
移歲序自隋初廓定北入嵩高餌藥坐禪冀言終老
隋太子勇召集名德總會帝城以超業行不羣特留
供養而恭慎凝攝不顧世華及勇廢免一無所涉晚
移定水高振德音道俗歸宗仰其戒範會淨業法師
卜居藍谷之悟真寺欽超有道躬事邀迎共隱八年
倍勤三慧及大業承運禪定初基爰發詔書延入行
道屢辭矻疾後許還山德感物情頗存汲引四川貴
望一縣官民莫不委質投誠請傳香德并爲經始伽

藍繼綜羞粒大唐伊始榮重於前京邑名僧慧因保
恭等情慕隱淪成就栖止蔭松偃石論詳道義皆曰
斯誠出要樂也後卧疾少時弟子跪問答曰吾之常
也長生不欣夕死不感乃面西正坐云第十義空清
淨智觀言如入定奄遂長往春秋七十有七卽武德
五年十二月六日也露骸松石一月餘日顏色不變
天策上將聞稱希有遣入就視端拱如生自超九歲
入道卽誦法華五十餘年萬有餘遍感靈獲瑞不可
勝言弟子法成等爲建白塔于寺之北峯焉
釋慧顯伯濟國人也少出家苦心精專以誦法華爲

業祈福請願所遂者多聞講三論便從聽受法一染
神彌增其緒初任本國北部修德寺有衆則講無便
清誦四遠聞風造山誼接便往南方達拏山山極深
險重險巖固縱有往展登陟艱危顯靜坐其中專業
如故遂終于彼同學昇屍置石窟中虎噉身骨並盡
唯餘體舌存焉經于三周其舌彌紅赤柔軟勝常過
後方變紫靱如石道俗怪而敬焉俱緘閉于石塔時
年五十有八卽貞觀之初年也

釋道積蜀人任益州福感寺誦通涅槃生常恒業凡
有宣述必洗滌身穢淨衣法坐然後開之立性沈審

慈仁總務諸有癘疾洞爛者其氣彌復鬱勃眾咸掩鼻而積與之供給身心無貳或同器食或為補浣時有問者積云清淨臭處心憎愛也吾豈一其神慮耶寄此陶練耳皆慕其為行也而患已不能及之以貞觀初年五月終于任寺春秋七十餘矣時屬炎夏而不腐臭經停百日跏坐如初莫不嗟尚乃就加漆布與敬巴蜀京邑諸僧受誦涅槃其例非少又有沙門洪遠僧恩並誦涅槃皂素迴向遠志尚敦愨情捐名利徵入會昌隆禮供給恩道心清肅成節動入弘福禪定兩以崇德而卑牧自處蒙俗罕知時弘福寺有

沙門智畢者本族江表隋朝徵入深樂法華鎮恒抄寫所得外利即用雇入前後出本二千餘部身恒自勵日寫五張年事乃秋斯業無怠今總寺任彌勤恒業年七十餘矣

釋寶瓊馬氏益州綿竹人小年出家清貞儉素讀誦大品兩日一遍為常途業歷遊邑落無他方術但勸信向尊敬佛法晚移州治任福壽寺率勵坊郭邑義為先每結一邑必三十人合誦大品人別一卷月營齋集各依次誦如此義邑乃盈千計四遠聞者皆蒙造款瓊乘機授化望風靡服而卑弱自持先入後德

經行擁內下道相避言問酬對怡聲謙敬斯實量也
 不媚於時本邑連比什邡諸縣並是道民尤不奉佛
 僧有投寄無容施者致使老幼之徒於沙門像不識
 者眾瓊雖桑梓習俗難改徒有開悟莫之能受李氏
 諸族正作道會邀瓊赴之來既後至不禮而坐僉謂
 不禮天尊非法也瓊曰邪正道殊所事各異天尚不
 禮何況老君眾議紘紘頗相陵侮瓊曰吾禮非所禮
 恐貽辱也遂禮一拜道像并座動搖不安又禮一拜
 連座返倒摧殘在地道民相視謂是風鼓競來周正
 瓊曰斯吾所為勿妄怨也初如未之信既安又禮依

前崩倒合眾驚懼舉堂禮瓊一時迴信從受歸戒傷
 縣道黨相將歎訝咸復奉法時既創開釋化皆受菩
 薩戒焉縣令高達者素有誠敬承風敷道更於州寺
 召僧弘講闡境傾味自此而繁以貞觀八年終於所
 任

釋善慧姓荀氏河內温人博通羣籍統括文義逮于
 九章律曆七曜盈虛皆吞若曾中指掌符會乃深惟
 世務終墜泥塗遂解褐抽簪創歸僧伍初在徐州之
 彭城寺誦法華經聽采攝論時遭寇蕩兵食交侵而
 慧抱飢自勵奉法無殆洗穢護淨彌隆恒日但以邊

邑寡學文字紕繆至於音誥衆議紛然雖復俗語時通而慧意存雅正周訪明悟還同昔疑乃以大業末齡負錫西入屢逢羣盜衣裳略盡但有弊布自遮猶執破瓶常充淨用既達關口素闕繻文遂即正念直前從門而度于時中表列刃曾無遮止孟冬十月初達京師值沙門吉藏正講法華深副本圖即依聽受形服鄙惡衆不納之乃掃雪藉地單裙襯坐都講纔唱傾耳詞句擬定經文藏既闡揚勇心承習望通理義由情存兩得不服忍寒歡笑熙熙如賈獲寶竟冬常爾衆方羨之問以詞旨片無遺忘乃以聞法同屬

禪定寺沙門法喜便脫衣迎之引至房中智觀無濫慧又師喜兩振芳規武德初年隨任藍田之津梁寺俗本驪戎互相梗戾率獎陶化十室而九然而性愛英賢樂相延致自西自東百有餘里名林勝地皆建禪坊所以逃逸之儔賴其安堵以貞觀九年正月終於驪山之陽涼泉精舍春秋四十有九初慧棄擲俗典莅此玄模言不重涉專心道業省言節食佩律懷仁迎頓客旅雅重經教其有未曾覲者要必親覽若值行要累日誦持以為熏習之基也時太原沙門慧達者亦誦法華五千餘遍行坐威儀其聲不輟偏存

物命直視低自地有蟲豸必迴身而避不敢跨越有
 問答曰斯之與吾生成不定將不先成正覺安可妄
 輕之耶以貞觀八年四月跏坐而終人謂入定停于
 五宿既以長逝又不臭腐乃合牀內于窟中
 釋法誠姓樊氏雍州萬年人童小出家止藍田王效
 寺事沙門僧弘和弘和亦鄉族所推奉之比聖嘗有
 人欲害夜往其房見門內猛火騰燄斗帳遂即退悔
 性飲清泉潔清故也人或弄之密以羊骨沉水和素
 不知飲便嘔吐其冥感潛識為若此矣誠奉佩訓勗
 誦法華經以為恒任又謁禪林寺相禪師詢于定行

而德茂時宗學優眾仰晚任雲華綱理僧鎮而隋文
 欽德請遵戒範乃陳表固辭薄言抗禮遂負笈長驅
 歷遊名岳追蹤勝友咸承志道因見超公隱居幽靜
 乃結心期栖遲藍谷處既局狹纔止一牀旋轉經行
 恐顛深壑便剗迹開林拔雲附景茅茨葺宇甕牖踈
 簷情事相依然符合今所謂悟真寺也法華三昧
 翹心奉行澡沐中表温恭朝夕夢感普賢勸書大教
 誠曰大教大乘也諸佛智慧所謂般若於即入淨行
 道重惠匠人書八部般若香臺寶軸莊嚴成就又於
 寺南橫嶺造華嚴堂陞山闡谷列棟開甍前對重巒

撰述
續高僧傳卷第八
後八
右臨斜谷吐納雲霧下瞰雷霆余曾遊焉實奇觀也
又竭其精志書寫受持弘文學士張靜者時號筆工
罕有加勝乃請至山舍令受齋戒潔淨自修口含香
汁身被新服然靜長途寫經不盈五十誠料其見纔
兩紙酬直五百靜利其貨竭力寫之終部已來誠恒
每日燒香供養在其案前點畫之間心緣目覩略無
遺漏故其尅心鑽注時感異鳥形色希世飛入堂中
徘徊鼓舞下至經案復上香爐攝靜住觀自然馴狎
久之翔逝明年經了將事興慶鳥又飛來如前馴擾
嗚啖哀亮貞觀初年造畫千佛鳥又飛來登止匠背

後營齋供慶諸經像日次中時怪其不至誠顧山岑
曰鳥既不至誠吾無感也將不嫌諸穢行致有此徵
言已歛然飛來旋還鳴轉入香水中奮迅而浴中後
便逝前後如此者非復可述靜素善翰墨鄉曲所推
山路巖崖勒諸經偈皆其筆也手寫法華正當露地
因事化行未營收舉屬洪雨滂注溝澗波飛走往看
之而合案並乾餘便流潦嘗却偃橫松遂落懸溜未
至下澗不覺已登高岸無損一毛又青泥坊側有古
佛龕周氏瘞藏今猶未出誠夜夢其處大有尊形既
覺往開恰獲龕像年月積久並悉剝壞就而修理道

俗稱善斯並冥衛之功自誠開發至貞觀十四年夏
未日忽感餘疾自知卽世願生兜率索水浴訖又索
絡轡傍自檢校不許榮厚恰至月未明相將現無故
語曰欲來但入未暇絃歌顧待人曰吾聞諸行無常
生滅不任九品往生此言驗矣今有童子相迎久在
門外吾今去世爾等佛有正戒無得有虧後致悔也
言已口出光明照于楹內又聞異香苾芬而至但見
端坐儼思不覺其神已逝時年七十有八然誠之誦
習也一夏法華料五百徧餘日讀誦兼而行之猶獲
兩徧縱有人客要須與語者非經部度中不他言畧

計十年之勤萬有餘徧

釋空藏俗姓王氏先祖晉陽今在雍州之新豐焉母
初孕日自然不食酒肉五辛時以同塵身子故密加
異之旣誕育後靈鑿日陳情用高遠讀誦經論思存
拔濟至年十九回佛出家旣唯一已二親留礙乃於
父前以身四布七日不起恐其命絕方從所願卽辭
向藍田負兒山中私自剃落初齋麵六斗擬作月糧
日噉二升三年不盡屢感神鼎自然而至由是增其
禪誦晨宵無輟後依止判法師住龍池寺欽重經論
日誦萬言前後總計三百餘卷三論涅槃探窮巖穴

大業之始以藏名稱唯遠道俗所聞下敕徵延入任
 禪定唐運既興崇繕法宇有敕於金城坊建會昌寺
 并請大德十八人度僧五十人永用任持以藏行德
 夙彰又請任焉供事彌隆極光恒度而性樂山水志
 存清曠每年仲春遊浪林阜行次玉泉遂有終焉之
 思居止載紀眾聚如山說導不疲開悟逾廣後為元
 早經時山泉乃竭合寺僧眾咸以驚嗟藏乃至心祈
 請其泉應時還復遠近道俗動色相歡兼又弘操嶽
 峙器局川淳不擾榮利不懷寵辱濟度羣有不累守
 陰乃鈔摘眾經大乘要句以為卷軸紙別五經三經

卷部三十五總有十卷每講開務極增成學聞義
 兩特偏無迷志夏分常行方等懺法賢劫千佛日禮
 一遍常坐不卧垂二十年翹勤專注難加係迹以貞
 觀十六年五月十二日終於會昌春秋七十有四遺
 身於龍池寺側收骨起塔觀其讀誦之富振舌罕儔
 視其骸骨兩耳通明頂有雙孔眼眦含竅各有三焉
 弟子等追惟永往樹碑於會昌寺中金紫光祿大夫
 衛尉卿于志寧為文云

釋慧齡姓蕭氏今特進宋公瑀之兄子也父仕隋為
 梁公祖即梁明帝矣性度恢簡志用沖粹姑即隋煬

之后也自幼及長恒在宮闕慕樂超世無因自達年
 既冠成帝乃尚以秦孝王女為妻非其願也事不獲
 已時行伉儷及妻終後方遂夙心以鄭氏東都預茲
 刺落及武德初歲方還京輦任莊嚴寺廣聽眾部而
 以攝論為心頗懷篇什尤能草隸隨筆所被用為模
 楷故經題寺額咸推仰之兄鈞任東宮中舍文才之
 舉朝廷攸屬每歲春秋相攜巖岫觸興題篇連句同
 韻時以為難兄弟也又弟智證出家同住即宋公之
 兄太府卿之子也略榮位之好欣懷道業勤勤自課
 無釋昏曉證與兄鈞相次而卒以家世信奉偏弘法

華同族尊卑咸所成誦故蕭氏法華皂素稱富特進
 撰疏總集十有餘家採掇菁華糅以曾臆勒成命氏
 常自敷弘時召京輦名僧指摘瑕累或集親屬僧尼
 數將二十給惠以時四事無怠故封祿所及唯存通
 濟太府情存好善讀誦為先從生至終誦盈萬遍雇
 入抄寫總有千部每日朝參必使僮者執經在前至
 於公事微隙便就轉讀朝伍仰屬以為絕倫自釋化
 東傳流味彌遠承受讀誦世罕伊人蕭氏一門可為
 天下模楷矣
 釋遺俗不知何人以唐運初閑遊止雍州醴泉縣南

美泉鄉湯陸家鎮常供養清儉寡欲唯誦法華為業
晝夜相係乃數千遍以貞觀初因疾將終遺囑友人
慧廓曰此雖誦經意望靈驗以生蒙俗信向之善若
身歿後不須露骸埋之十載可為發出舌根必爛知
無受持若猶存在當告道俗為起一塔以示感靈言
訖而終遂依埋葬至貞觀十一年廓與諸知故就墓
發之身肉都銷唯舌不朽一縣士女咸共仰戴誦持
之流又倍恒度乃函盛其舌於湯陸村北甘谷南崖
為建甍塔識者尊嚴彌隆信敬誦讀更甚又京城西
南豐谷鄉福水南史村史呵擔者少懷善念常誦法

華行安樂行悲忍在意不乘畜產虛約為心名震今
史往還京省以習誦相仍恐路逢相識人事暄涼便
廢所誦故其所行必小徑左道低氣怡顏緣念相續
初不告倦及終之時感異香氣充於村曲親踈同怪
遂埋殯之爾後十年妻亡乃發屍出舌相鮮明餘並
朽盡乃別標顯葬又黃州濟華寺僧玄秀者性清慎
溫恭為志常誦法華每感徵異未以為怪時屬炎暑
同友逐涼遣召秀來欲有談笑既至房前但見羽衛
嚴肅人馬偉大怖而返告同往共觀如初不異轉至
後門其徒彌盛上望空中填塞無際多乘象馬類雜

鬼神乃知其感通也。置而却返，明晨慙謝，朋從遂絕。秀專斯業，隋末終寺。

釋寶相，姓馬，雍州長安人。十九出家，清貞栖德，任羅漢寺。專聽攝論，深惟妄識之難伏也。無時不誼，及入禪坊，頭陀自靜。六時禮悔，四十餘年。夜自篤課誦，阿彌陀經七遍，念佛名六萬遍。晝讀藏經，初無散捨。後專讀涅槃一千八十遍，兼誦金剛般若經。終于卽世，然身絕患惱，休健翕習。冷食麤衣，隨得便服，情無憚苦。又志存正業，翹注晨宵，蚤虱流身，不暇觀採。遇患將極，念誦無捨。尅至大期，累囑道俗，以念佛為先。西

方相待，勿虛度世。又囑當燒散吾屍，不勞銘塔，用塵庸俗言訖而逝。年八十三。六十二夏，不畜長財，無勞僧法。又同寺僧法達者，以誠素見稱，供饌之直用寫華嚴八部，般若燒香自讀一百餘遍。而生常清潔，不畜門人，單已自怡，食無餘粒。斯亦輕清之高士也。年登七十，便齋所讀經，贈同行者。但捧勝天王一部，以為終老。卽擲功名，趣雲陽巖中，擁緣送灰。經于四載，遂卒。彼山並是卽。自近事且夫，讀誦微感，其類繁焉。別有紀傳，故不曲盡畧引數條，示光緒耳。論曰：尋失讀誦之為業也。功務本文，經歎說行，要先

受誦何以然耶但由庸識未剖必假聞持崑竹不斷
鳳音寧顯義當纔登解髮即須通覽採酌經緯窮搜
名理疑偽雜錄單複出生普閱目前銓品人世然後
要約法句誦鎮心神廣說緣本用踈迷結遂能條貫
本支釋疑滯以通化統略玄旨附事用以徵治是故
經云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如法修行斯誠誠也世多
惰學愚計相對以尋理為諸見用博文為障道故調
達善星之廣富未免泥犁盤特薄拘之寡約尚參中
聖凡斯等議未成通論原失道障之起起乎心行道
在無滯滯則障道焉有多聞能為道障夫聞本筌解

封附不行此則滯指亡月正達出要是以愚夫當斯
一計莫非學既未功隨言便著於經律論生未曾沾
或妄發心誓不執卷見學教者目為文字故使慢水
覆心膏肯誰遣至於決斷篇聚判析偽真由來未知
事逾聾聵既恥來問反啓寧陳遂即惟心臆斷况浪
無准傍為啓齒何急如前又有薄讀數卷略誦短章
謂為止足更絕欣尚便引大集法行比丘十住不貴
多讀竊以教門宏曠待對塵勞藥病相投豈徒繁積
藏部所設止在奉持聞而莫依教毀非一今倒想如
草之蔓慢我如山之立要資博讀見有廣治之能隨

境流觀務存祛滯之本但以闇識未萌集熏怠構稱
情昏倒反福成罪故此方見錄卷止六千尚怖不希
壅迷頓足何論天竺遺典龍藏現經敢慕窺求通觀
聞海必能追功起觀無暇廣尋要拔苦輪方聞爲飾
斯則莊嚴道論慧解前驅不待抑揚自然會理又有
曲媚佛言詐詞學論便言論作小聖吐言隱密彫淳
樸散道味已離故我讀持無心悟入斯言何哉矣有
穿鑿原失諸佛說法本唯至道赴接凡小方便乘權
權道多謀任機而現或以聲光動之或以威容鼓之
法譬亂舉緣事相關以悟達爲本言以忘筌爲意得

但以去聖久遠時接澆浮專寶文詞罕會幽旨所以
大小諸聖悲太道之將崩廣採了義製明論以通教
故文云隨聲取義有五過失謗佛輕法誑入退信斯
言極矣不量已之神府而輒揆於成教朋佛而侮賢
聖憎愛於是由生嗟乎法侶又可詳哉且厦屋非散
林所成大智豈庸情所構固當通其所滯悟其所迷
不然則至聖於何起悲正士於何揚化事叙緣於本
紀故不廣之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八

音釋

支那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八

三

八

撰述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八

三

八

嘹

連條切 嘹亮 清徹之聲

慤

克角切 謹也

丙

奴教切 擾也

苾

薄密切 香也

粦

眡

曲王切 目涯也

伉

儷

伉口浪切 儷配偶也

掇

都活切 採也

粦

又女

也

福建福寧州福安縣尹丹陽賀學易施貲刻
 續高僧傳第三十八卷 計字七千五百十五
 箇該銀三兩九錢零七厘
 真州釋道一對上元丘義民書江寧羅仕貴刻
 萬曆辛亥歲冬十月徑山寂照庵識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九

唐釋道宣撰

興福篇第九

正傳十二人 附見五人

梁蜀部沙門釋明達傳一

周鄜州大像寺釋僧明傳二

僧護

隋天台山瀑布寺釋慧達傳三

唐綿州振響寺釋僧晃傳四

揚州長樂寺釋任力傳五

京師大莊嚴寺釋智興傳六

善因

蒲州普救寺釋道積傳七

撰述

京師會昌寺釋德美傳八 靜默 曇獻

京師清禪寺釋慧胄傳九 法素

梓州牛頭山寺釋智通傳十

梓州通泉寺釋慧震傳十一

京師弘福寺釋慧雲傳十二

釋明達姓康氏其先康居人也童稚出家嚴持齋戒初受十戒便護五根年及具足行業彌峻脇不著席日無再飯外儀軌則內樹道因廣濟為懷遊行在務以梁天監初來自西戎至于益部時巴峽蠻夷鼓行抄劫州郡徵兵克期誅討達愍其將苦志存拯拔獨

行詣賊登其堡壘慰喻招引未狎其情俄而風雨晦冥雷霆震擊群賊驚駭惻爾求哀達乃教其千燈祈誠三寶營辦始就昏霾立霽山澤通氣天地開朗翕然望國並從王化襁負排藪獺獸前趨者其徒充澤遂使江路肅清往還無阻兵威不設而萬里坦然達之力也後因行役中路逢有人縛狔在地聲作人語曰願上聖救我達即解衣贖而放之嘗於夜中索水洗脚弟子如言而泥竟不脫重以湯洗如前不去乃自以水灌之其脚便淨達曰此魚膏也更莫測其所從行至梓州牛頭山欲構浮圖及以精舍不訪材石

支那

高僧傳卷三十九

二

行九

直覓匠工道俗莫不怪其言也于時三月水竭卽下
求木乃於水中得一長材正堪剝柱長短合度僉用
欣然仍引而豎焉至四月中涪水大溢木流翳江自
泊村岸都無溜者達率合阜素通皆接取從橫山積
創修堂宇架塔九層遠近併力一時繕造役不逾時
欸然成就而躬襲三衣並是麤布破便治補寒暑無
革有時在定據于繩床赫然火起衆往撲滅唯覺清
涼有沙門僧救者積患攣蹇來從乞瘥達便授杖令
行不移晷景驟步而返斯陰德顯濟功不可識其例
甚矣又布薩時身先衆坐因有偷者穿牆負物既出

在外迷悶方所還來投寺遂喻而遣之故達化行楚
蜀德服如風之偃仆也故使三蜀氓流或執爐請供
者或散華布衣者或捨俗歸懺者或翦落從法者日
積歲計又不可紀以天監十五年隋始興王還荊州
冬十二月終于江陵春秋五十有五達形長八尺容
式偉然敷弘律訓及以講誦乍諷俗書用悟昏識銓
序罪福無待重尋故詳略而傳矣
釋僧明俗姓姜鄜州內都人任旣山栖立性淳素言
令智樸質晦非任而能守禁自修不隨鄙俗雖不閑
明經誥然履操貞梗有聲時俗因遊邑落往還山谷

見一崎岸屢有異光怪而尋討上下循擾乃見澗底石跌一枚其狀高大遠望岸側卧石如像半現於外遂加工發掘乃全像也形同佛相純如鐵礦不加鑿琢宛然圓具舉高三丈餘時周武已崩天元嗣曆明情發增勇不懼嚴誅顧問古老無知來者其地久荒榛梗素非寺所明自惟曰當是育王遺像散在人間應現之來故在斯矣即召四遠同時拖舉事力既竭全無勝致明乃執爐誓曰若佛法重興蒼生有賴者希現威靈得遂情願適發言已像乃忽然輕舉從山直下徑趣跌孔不假扶持卓然峙立大衆驚嗟得未

曾有因以秦聞帝用為嘉瑞也乃改元為大像焉自爾佛教漸弘明之力也又尋下敕以其所在為大像寺今所謂顯際寺是也在坊州西南六十餘里時值陰闇便放神光明重出家即依此寺盡報修奉大感物心以開皇中年卒于彼寺余以為興福之來事有機會感見奇跡其相彌隆略引五土用開神理至如徐州吳寺太子思惟瑞像者昔東晉沙門法顯厲節西天歷觀聖迹往投一寺小大承迎顯時遇疾心希鄉飯主人上座親事經理乃敕沙彌為取本鄉齋食倏忽往還脚有瘡血云往彭城吳蒼鷹家求食為大

所嚙顯怪其旋轉之頃而遊萬里之外方悟寺僧並非常也及隨舶還故往彭城訪吳蒼鷹其知由委其犬嚙餘血塗門之處猶在顯曰此羅漢聖僧血也當時見為取食何期犬遂損耶鷹聞戲咎即捨宅為寺自至揚都廣求經像正濟大江船遂傾側忽有雙骨各長一丈隨波騰漾奄入船中即得安流昇岸以事秦聞有司觀檢乃龍齒也鷹求像未獲沂江西上暫息林間遇見婆羅門僧持像而行云往徐州與吳蒼鷹供養鷹曰必如來言弟子是也便以像付之鷹將像還至京詔令模之令造千軀皆足下置字新舊莫

辨任鷹採取像又降夢示其本末恰至鷹取還得本像乃還徐州每有神瑞元魏孝文請入北臺高齊後主遣使者常彪之迎還鄴下齊滅周廢為僧藏舉大隋開教還重興世今在相州鄴縣大慈寺也又京師崇義寺石影像者形高一尺徑六寸許八楞紫色內外映徹其源梁武太清中有天竺僧齋來謁帝會侯景作亂便置江州廬山西林寺大像頂上至隋開皇十年煬帝作鎮江海廣搜英異文藝書記並委讎括乃於雜傳得景像記即遣中使王延壽往山推得王自虔奉在內供養在蕃歷任每有行往由盛導前初

無寧舍及登儲貳乃送於曲池日嚴寺不令外人瞻
 觀武德七年廢入崇義像隨僧來京邑道俗備得觀
 仰其中變現斯量難准或佛塔形像或賢聖天人或
 山林帳蓋或三塗苦趣或前後見同或俄頃轉異斯
 並目矚而敘之信業鏡而非謬矣貞觀六年下敕入
 內外遂絕也又梁襄陽金像寺丈六無量壽瑞像者
 東晉孝武寧康三年二月八日沙門釋道安之所造
 也明年季冬嚴飾成就刺史郗恢創莅此審像乃行
 至萬山恢率道俗迎還本寺復以其夕出住寺門合
 境同嗟具以聞奏梁普通三年敕於建興苑鑄金銅

花趺高六尺廣一丈上送承足立碑讚之劉孝儀為
 文又荆州長沙寺瑞像者晉太元年此像現于城北
 光相奇特具如前傳形甚瓌異高於七尺昔經夜行
 人謂非類以刀擊之及旦往視乃金像也刀所擊處
 文現於外梁高奉法情欲親謁雖加事力終無以致
 後遣侍中廣齋香供丹款既達夜忽放光似隨使往
 且加延接還復留礙重竭請祈方許從就去都十八
 里帝躬出迎竟路放光相續不絕白黑欣慶在殿供
 養三日已後從大通門送同泰寺未被火燒堂塔並
 盡唯像居殿巋然獨存又高齊定州觀音瑞像及高

王經者昔元魏天平定州募士孫敬德於防所造觀音像及年滿還常加禮事後為劫賊所引禁在京獄不勝拷掠遂妄承罪並處極刑明日將決心既切至淚如雨下便自誓曰今被枉酷當是過去曾在彼來願償債畢了又願一切眾生所有禍橫弟子代受言已少時依稀如睡夢一沙門教誦觀世音救生經經有佛名令誦千遍得免死厄德既覺已緣夢中經了無遺謬比至平明已滿百遍有司執繫向市且行且誦臨欲加刑誦滿千遍執刀下斫折為三段三換其刀皮肉不損怪以奏聞丞相高歡表請免刑仍敕傳

寫被之於世今所謂高王觀世音經是也德既放還觀在防時所造像項有三刀迹悲感之深慟發鄉邑又昔彌天襄陽金像更歷晉宋迄于齊梁屢感靈相聞之前紀周武滅法建德三年甲午之歲太原公王秉為荊州副鎮將上開府長孫哲志性凶頑不信佛法聞有此像先欲毀之邑中士女被廢僧尼掩淚痛心無由救止哲見欽敬彌至瞋怒彌盛逼逐侍從速令摧殄令百餘人以繩繫項牽挽不動哲謂不用加力便杖監事人各一百牽之如故鏗然逾固進二百人牽猶不動哲怒彌盛又加五百牽引方倒聲震地

動人皆悚慄，哲獨加勇。卽遣鎔毀，都無慙懼。自又馳馬，欲報刺史。纔可百步，塌然落地。失瘖直視，四肢不勝。至夜而卒。道俗唱快，當毀像時，於腋下倒垂衣內。銘云：晉太元十九年歲次甲午，比丘道安於襄陽西郭造丈八金像，此像更三周甲子百八十年當滅。計勘年月，興廢悉符。向焉信知印手聖人，崇建容範，動發物心，生滅之期，世相難改。業理之致，復何虛矣。又楊都長干寺育王瑞像，者光趺身相，祥瑞通感。五代侯王所共遵敬，具如前傳。每有亢陽之歲，請像入宮，必乘御輦，上加油帔，僧衆從像以蓋自遮。初雖炎赫

洞天像出，中途無雨，流湧注家國，所幸有年期賴。所以道俗恒加雨候。至陳氏禎明年中，像面轉西，直月監堂屢迴，正南及至晨起，還西如故。具以奏聞，敕延太極殿設齋行道。先有七寶冠在于像頂，飾以珠玉，可重百斤。其上復加錦帽，經夜至曉，寶冠掛于像手。錦帽猶加頂上，帝聞之，乃燒香禮曰：若必國有不祥，還脫冠也。仍以冠在頂。及至明晨，脫掛如故。上下同懼，莫測其徵。及隋滅陳，降舉朝露首，面縛京室。方知其致。文帝後知，乃遣迎接太內供養。以像立，故帝恒侍奉，不敢對坐。乃下敕曰：朕年老不堪久立侍佛。

可令有司造坐佛其相還如育王本像送與善寺既
達此寺形相偉壯不啻卽機遂置于北面及明見像
乃在南面中門衆咸異焉還送北面堅封門鑰明旦
更看像還在南僉皆愧悔謝其輕侮卽見在寺圖寫
殷矣又梁高祖崇重釋侶欣尚靈儀造等身金銀像
二軀於重雲殿晨夕禮敬五十許年初無替廢及侯
景篡奪猶存供養太尉王僧辯誅景江南元帝儲官
復沒辯乃通款於齊迎貞陽侯爲帝時江左未定利
害相雄辯女壻杜龕典衛官闕爲性兇悍不見後世
欲毀一像爲金銀鋌先遣數十人上三休閣令鑿佛

頂一像忽然一時廻顧所遣衆人失瘖如醉不能自
勝杜龕卽被打築遍身青腫唯見金剛力士怖畏之
像競來打擊略無休息呻號數日洪爛而死及梁運
在陳武帝崩背兄子陳蒨嗣膺大業將修葬具造輜
輶車國創新定未遑經始敕取重雲殿中佛像寶帳
珎瓊珠玉瑩飾之具將用送終人力旣豐四面齊至
但見雲氣擁結圍遶佛殿自餘方左白日開朗百工
聞怪同奔看觀須臾大雨橫注雷電震吼煙張鷄吻
火烈雲中流光布燄高下相涉並見重雲殿影二像
峙然四部神王并及帳坐一時騰上煙火相扶欻然

遠逝觀者傾都咸生深信雨晴之後覆看故所惟見
柱礎存焉至後月餘有從東州來者是日同見殿影
東飛于海今有望海者時往見之近高齊日沙門僧
護守道直心不求慧業願造丈八石像咸怪其言後
於寺北谷中見一卧石可長丈八乃顧匠營造向經
一周面腹粗了而背著地以六具拗舉之如初不動
經夜及旦忽然自翻卽就管訖移置佛堂晉州陷日
像汗流地周兵入齊燒諸佛寺此像獨不變色又欲
倒之人牛六十餘頭挽不可動忽有異僧以瓦木土
壑壘而圍之須臾便了失僧所在像後降夢信心者

日吾患指痛其人寤而視焉乃木傷其一指也遂卽
補之開皇十年有盜像幡蓋者夢丈八人入室責之
賊遂慙怖悔而謝焉其像現存並見旌異記及諸僧
錄然斯通感佛教備彰但是福門無非靈應竊以像
避延燒獸驚邪道影覆異術經焚不灰靈骨之放神
光密迹之興弘護其相大矣具在前文至如貞觀五
年梁州安養寺慧光師弟子母氏貧窶內無小衣來
入子房取故袈裟作之而著與諸鄰母同聚言笑忽
覺脚熱漸上至腰須臾雷震擲鄰母百步之外土泥
兩耳悶絕經日方得醒悟所用衣者遂被震死火燒

焦蹇題其背曰由用法衣不如法也其子收殮又再震出乃露骸林下方終銷散是知受持法服惠及三歸之龍信不虛矣近有山居僧在深巖宿以衣障前感異神來形極可畏伸臂內探欲取宿者畏觸袈裟礙不得入遂得免脫如是衆相不可具紀並如上下諸列中

釋慧達姓王家于襄陽幼年在道繕修成務或登山臨水或邑落遊行但據形勝之所皆厝心寺宇或補緝殘廢爲釋門之所宅也後居天台之瀑布寺修禪繫業又北遊武當山如前攝靜有陳之日癘疫大行

百姓斃者殆其過半達內興慈施於楊都大市建大藥藏須者便給拯濟彌隆金陵諸寺數過七百年月逾邁朽壞略盡達課勸修補三百餘所皆瑩飾華敞有移恒度仁壽年中於揚州白塔寺建七層木浮圖材右既充付後營立乃泝江西上至鄱陽豫章諸郡觀檢功德願與衆生同此福緣故其所至封邑見有坊寺禪宇靈塔神儀無間金木土石並即率化成造其數非一晚爲沙門慧雲邀請遂止廬岳造西林寺重閣七間樂廬重疊光輝山勢初造之日誓用黃楠闔境推求了無一樹僉欲改用餘木達曰誠心在此

豈更餘求但至誠無感故訪追不遂必心期果決松
散並變爲楠如求不獲閣成則無日矣衆懼其言四
出追索乃於境內下巢山感得一谷竝是黃楠而在
窮澗幽深無由可出達尋行崖壁忽見一處晃有光
明窺見其中可通材道唯有五尺餘並天崖遂牽曳
木石至於江首中途灘復薄筏竝壞乃至廬阜不矢
一椽閣遂得成宏冠前構後忽偏斜向南三尺工匠
設計取正無方有石門澗當于閣南忽有猛風北吹
還正于今尚在晚往長沙鑄鐘造像所至方面若草
從焉傾竭金貝者兢兢業業恐其不受達任性造真

世

卷之三

七

後

言無華綺據經引喻篤勵物情然其形服弊麤殆不
可觀外綜繁殷內堅理靜傍觀沉伏似不能言而指
搗應附立有成遂斯卽處煩不撓固其人矣又爲西
林閣成尊容猶缺復沿江投造修建充滿故舉閣圓
備並達之功大業六年七月晦日舊疾忽增七日倚
卧異香入室旋繞如雲閣中像設並汗流地衆見此
瑞審達當終官人檢驗具以聞奏達神志如常累以
餘業奄爾長逝年八十七矣

釋僧晃姓馮氏綿州涪城南昌人形長八尺顏貌都
偉威容整肅動中規矩而鷹眼虎身鵝行象步聲氣

支那

續通志卷之三

七

行

雄亮志略宏遠網維法任有柱石焉故使岷巴領袖
咸所推仰昔年在志學文才博達時共聲譽嘗夢手
擎日月太虛中坐便晃然厭俗欣慕出家私即立名
為僧晃也父母未之許拘械兩足牢繫屋柱決意已
絕誓心無改不移旦夕鎖自然解乃歎曰夫志之所
及也山岳以之轉江河以之絕城臺以之崩瀛海以
之竭日月為之潛光須彌為之崩頽星辰為之改度
嘉樹為之藏摧況復金木之與桎梏奚足以語哉二
親顧其冥感任從道化依象法師出家受業學通大
小夙夜匪懈會梁末周初佛法淆濫行多浮略迂誕

毘尼晃具戒未間而超然異表少能精苦性自矜持
卒非師友所成立也眾皆挹其神宇密相高尚及晃
壇之後偏攻十誦數年劬勞朗鑒精熟研微造盡彬
鬱可崇周保定後更業長安進學僧祇討其幽旨有
難必究是滯能通又於曇相禪師稟受心法觀道圓
淨由此彌開又於開禪師方等行道洞入時倫無與
相映自此罕得而傳者由多營福業勞事有為是以
隱墜世不稱也既而遐邇諷德聲聞天庭武帝下敕
延於明德殿言議開闡彌遂聖心乃授本州三藏大
隋啓祚面委僧正匡御本邑而剛決方正賞罰嚴肅

綿益欽風貴賤遐奉前後州主十有餘人皆授戒香
 斷惡行善開皇十五年又於寺中置頭陀眾僧事蠲
 免以引墮者仁壽已後重率寺眾共轉藏經周而復
 始初不斷絕供給餽錫一出俗緣皆晃指授故福報
 所至如泉不窮僧業茂盛方類推舉以武德冬初終
 於所任之振響寺春秋八十五矣初未終前佛堂蓮
 花池自然枯竭池側慈竹無故凋死寺內薔薇非時
 發花曄如夏月眾以榮枯兩瑞不無生滅之懷德異
 常倫故感應之所期耳

釋任力姓褚氏河南陽翟人避地吳郡之錢塘縣因

而出家焉宿植勝因早修慧業甫及八歲出家學道
 器宇凝峻虛懷接悟聲第之高有聞緇俗陳中宗宣
 帝於京城之左造秦皇寺宏壯之極聲竭泉府廼敕
 專監百工故得揆測指攜面勢嚴淨至德二年又敕
 為寺主值江表淪亡僧徒乖散乃負錫遊方訪求勝
 地行至江都乃於長樂寺而止心焉隋開皇十三年
 建塔五層金盤景輝峩然挺秀遠近式瞻至十七年
 煬帝晉蕃又臨江海以力為寺任繕造之功故也初
 梁武得優填王像神瑞難紀在丹陽之龍光寺及陳
 國云亡道場焚毀力乃奉接尊儀及王謚所得定光

像者並延長樂身心供養而殿宇褊狹未盡莊嚴遂
宣導四部王公黎庶共修高閣并夾二樓寺衆大小
三百餘僧咸同喜捨畢願締構力乃勵率同侶二百
餘僧共往豫章刊山伐木人力既壯規模所指妙盡
物情卽年成立制置華絕力異神工宏壯高顯挺冠
區宇大業四年又起四周僧房廊廡齋廚倉庫備足
故使衆侶常續斷緒無因再往京師深降恩禮還至
江都又蒙敕慰大業十年自竭身資以栴檀香木模
寫瑞像并二菩薩不久尋成同安閣內至十四年隋
室喪亂道俗流亡骸若萎朽充諸衢市誓以身命守

護殿閣寺居狐兔顧影爲儔啜菽飲水載離寒暑雖
耆年暮齒而心力逾壯泥塗地落周市火燒口誦不
輟手行治葺賊徒雷泣見者哀歎往往革心相佐修
補皇唐受命弘宣大法舊僧餘衆並造相投邑屋雖
焚此寺猶在武德六年江表賊帥輔公祐負阻繕兵
潛圖反叛凡百寺觀撤送江南力乃致書再請願在
閣前燒身以畱寺宇祐僞號尊稱志在傾殄雖得其
書全不顧遇力謂弟子曰吾無量劫來積習貪愛不
能捐捨形命以報法恩今欲自於佛前取盡決不忍
見像濟江河可積乾薪自燒供養吾滅之後像必南

渡衣資什物並入尊像泣服施靈理宜改革便以香湯沐浴跣趺面西引火自焚卒於炭聚時年八十卽武德六年十月八日也命終火滅合掌凝然更足闍維一時都化初力在佛前焚時羣鵲哀鳴其聲甚切右遶七市方始飛去及身沒後像果南還殿閣房廊得免煨燼法寶僧衆如疇昔焉門人慧安智贖者師資義重甥舅恩深為樹高碑于寺之內東宮庶于虞世南為文今像還歸於本閣云

釋智興俗緣宋氏洛州人也謙約成務厲行堅明誦諸經數十卷并行法要偈數千行心口相師不輟昏

曉住禪定寺今所謂大莊嚴也初依首律師隨從講會思力清徹同侶高之徵難鱗錯詞鋒驚挺又能流靡巧便不傷倫次時以其行無諍也大業五年仲冬次掌維那時鐘所役奉佩勤至僧徒無擾寺僧三果者有兄從帝南幸江都中路亡沒初無凶告忽通夢其妻曰吾行從達於彭城不幸病歿生於地獄備經五苦辛酸巨言誰知吾者賴以今月初日蒙禪定寺僧智興鳴鐘發聲響震地獄同受苦者一時解脫今生樂處思報其恩可具絹十疋奉之并陳吾意從睡驚覺怪夢所由與人共說初無信者尋又重夢及諸

巫覡咸陳前說經十餘日凶問奄至恰與夢同果乃
 奉絹與之而興自陳無德並施大眾有問興曰何緣
 鳴鐘乃感斯應興曰余無他術見付法藏傳劇膩吒
 王劔輪停事及增一阿含鐘聲功德敬遵此轍苦力
 行之每冬登樓寒風切肉僧給皮袖用執鐘槌余自
 厲意露手捉之嚴寒裂肉掌內凝血不以爲辭又至
 諸時鳴鐘之始願諸賢聖入道場然後二下將欲
 長打如先致敬願諸惡趣聞此鐘聲俱時離苦如斯
 願行志常奉修豈唯微誠遂能遠感衆服其言以貞
 觀六年二月邁疾少時自知終日捨緣身資召諸師

友因食陳別尋卒莊嚴春秋四十有五葬於杜城窟
 中弟子善因宗師戒範講四分律誦法華經冥神福
 慧著聞京邑

釋道積河東安邑人也俗姓相里名梓材既莅玄門
 更名道積其先蓋鄭大夫子產之苗裔矣昔子產生
 而執拳啓手觀之文成相里其後因而氏焉父宣恢
 廓有大志好學該富宗尚嚴君積早習丘墳神氣爽
 烈年至二十將欲出家未知所適乃遇律師洪湛見
 而異之即爲剃落晦迹雙巖又依法朗禪師希求心
 學絕影三載不出山門然爲幽證自難聖教須涉開

皇十三年辭師擢鉢周行採義路經滄海冀就遠行
寺普興法師尋學涅槃慶所未聞乃經四載清通三
事爲門學所推至十八年入於京室依寶昌寺明及
法師諮習地論又依辯才智疑法師攝大乘論於十
義熏習六分轉依無塵唯識一期明悟仁壽三年又
往并州武德寺沙門法稜所聽採地持故得十法三
持畢源斯盡四年七月楊諒作亂遂與同侶素傑諸
師南旋蒲坂旣達鄉壤法化大行先講涅槃後敷攝
論并諸異部往往宣傳及知命將隣偏弘地持以爲
誠勗之極持是開心之要論也故成佐道俗並潤朱

藍結宗慈訓遠近通洽而深護煩惱重慎譏疑尼衆
歸依初不引顧每謂徒屬曰女爲戒垢聖典常言佛
度出家損減正法尚以聞名汗心況復面對無染且
道貴清顯不參非濫俗重遠嫌君子攸奉余雖不逮
請遵其度由此受戒教授沒齒未登參謁諮請不聽
入室斯則骨梗潔已清貞高蹈河東英俊莫與同風
先是沙門寶澄隋初於普救寺創營大像百尺萬工
纔登其一不卒此願而澄早逝鄉邑耆艾請積繼之
乃惟大像之未成也且引七貴而崇樹之修建十年
彫粧都了道俗慶賴欣喜相并初積受請之夕寢夢

崖傍見二師子於大像側連吐明珠相續不絕既覺
惟曰獸王自在則表法流無滯寶珠自涌又喻財施
不窮冥運潛開功成斯在即命工匠圖夢所見於彌
勒大像前今猶存焉其寺蒲坂之陽嵩高華博東臨
州里南望河山像設三層巖廊四合上坊下院赫奕
相臨園磴田蔬周環俯就小而成大咸積之功撫空
樹有皆積之力而弊衣蔬食輕財重命普救殷贍追
靜歸閑爲而不特即處幽隱天懷抗志頓絕人世不
令而衆自嚴不出而物自往僕射裴玄真寵居上宰
欽其令聞頻贈香衣刺史杜楚容知入之重造展求

撰述

卷之三十九

七

後九

法其感動柔靡皆此類也往經隋季擁閉河東通守
堯君素鎮守荒城偏師肆暴時人莫敢竊視也欲議
諸沙門登城守固敢諫者斬玄素同憂無能忤者積
憤歎內發不顧形命謂諸屬曰時乃盛衰法無隆替
天之未喪斯文在斯且沙門塵外之賓迹類高世何
得執戈擐甲爲禦侮之卒乎遂引沙門道慈神素歷
階厲色而諫曰貧道聞人不敢死不可以死怖之今
視死若生但懼不得其死死而有益是所甘心計城
之存亡公之略也世之否泰公之運也豈五三虛怯
而能濟乎昔者漢欽四皓天下降平魏重千木舉國

支那

卷之三十九

七

行九

大治今欲拘繫以從軍役反天常以會靈祇恐納不祥之兆耳敢布腹心願深圖之無宜空肆一朝自傾於後爲天下笑也公若索頭與頭仍爲本願必縱以殘生逼充步甲者則不知生爲何生死爲何死積陳此語傷爲寒心素初聞諫重積詞氣但張目直視曰異哉斯人也何乃心氣若斯之壯耶因捨而不問果詣積陳懺堯素以殺戮無度騁其毒心加以舉意輕陵雖當時權寢而禍作其兆卒爲城人薛宗所害自積立性剛果志決不迴遇逢瞋忿動爲魚肉旣出家後訶責本緣挫拉無情轉增和忍歲登耳順此行彌

隆習與性成斯言不爽以貞觀十年九月十七日終於本寺春秋六十有九初積云疾的無所苦自知卽世告門人曰吾今七十有五卒今年矣其徒曰師六十九矣何遽辭邪告曰死生法爾吾不懼也且老僧將年七十刺史貌吾增爲六歲故其命在旦夕宜深尅勵視吾所行又曰經不云乎世實危脆無牢強者去終二百鐘不發聲逝後如舊衆咸哀歎

釋德美俗姓王清河臨清人也年在童稚天然樂善口中所演恒鋪讚唄擁塵聚戲必先影塔每見形像生知禮敬由是親故密而異之知非紹續之胤也任

從師學十六年親投諸林野廣訪名賢用爲師傅年
至十九方蒙剃落謹敬謙恪專思行務雖經論備閱
而以律要在心故四分一部薄通宗系追求善友無
擇遐邇潔然自厲不羣非類開皇末歲觀化京師受
持戒檢禮懺爲業因往太白山誦佛名經一十二卷
每行懺時誦而加拜人以其總持念力功格涅槃太
白九隴先有僧邕禪師道行僧也因又奉之而爲師
導從受義業亟染暄涼後還京輦任慧雲寺值靜默
禪師又從請業默卽道善禪師之神足也善遵承信
行普功德主節約形心不衣皮帛默從受道聞見學

之望重京都偏歸俗衆美依承默十有餘年三業隨
從深相器待所以每歲禮懺將散道場去期七日苦
加勵勇萬五千佛日別一遍精誠所及多感徵祥自
爾至終千有餘遍故默之弘獎福門開悟士俗廣召
大衆盛列檀那利養所歸京輦爲最積而能散時又
彌重常於興善千僧行道期滿覲奉人別十練將及
散晨外赴加倍執事懼少依名付物默聞告曰何有
此理不成猶義如若約截凡聖難知但當供養不慮
虛竭庫先無貯物出散晨及設大會七衆俱集施物
山積新舊咸充時又欽之謂其志大而致遠故使靈

祇冥助也不然誰能覩斯不懼耶故自開皇之末終於大業十年年別大施其例咸爾默將滅度以普福田業用委於美美頂行之故悲敬兩田年常一施或給衣服或濟餼糧及諸造福處多有價竭皆來祈造通皆賑給又至夏末諸寺受益隨有盆處皆送物往故俗所謂普盆錢也往往禪定斯事無始大業末歲夏召千僧七日行道忽感異人形服率然來告美曰時既炎熱何不打餅以用供養美曰麵易辦也人多餅壞何由可致使曰易可辦耳先洩二十斛麵作兩日調餅不壞也即隨言給但云多辦瓮水槽多貯冷

水明且將設半夜便起打麵槌案鼓動人物僧俗聚觀驚亂眼耳須臾打切麵已將半命人煮之隨熟內水自往攪之及明行餅皆訝堅韌抽拔難斷千人一飽咸共欣泰試尋匠者通問失所餘有槽瓮中餅日別供僧乃盡限期一無爛壞合眾悲慶感通斯應武德之始創立會昌又延而任美乃於西院造懺悔堂像設嚴華堂宇宏麗周廊四注複殿重敞誓共舍生斷諸惡業鎮長禮懺潔淨方等凡欲進具必先依憑蕩滌身心方登壇位又於一時所汲浴井忽然自竭徒眾駐立無由洗懺美乃執爐臨井苦加祈告應時

泉涌還同恒日時共宗焉所畜舍利藏以寶函隨身
所往必齋供養每諸起塔祈請散之百粒千粒隨須
而給精苦所感隨散隨滿由是增信彌隆勤懇不絕
又年經秋夏常行徒跣恐蹈蟲蟻慈濟意也或行般
舟一夏不坐或學止過三年不言或效不輕通禮七
衆或同節食四分之一如斯雜行其相紛綸卽自畧
舒尤難備舉生常輟想專固西方口誦彌陀終于盡
命以貞觀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合掌稱佛卒于
寺院春秋六十三矣乃送於南山鴟鳴阜後又收骸
於槁梓谷起塔弟子等樹碑于會昌寺侍中于志寧

爲文又京邑沙門曇獻者亦以弘福之業功格前賢
身令成範衆所推揖所造福業隨處成焉故光明寶
閣冠絕寰中慈悲佛殿時所驚異人世密爾故不廣
焉

釋慧胃姓王蒲州蒲坂人少在道門樂崇福事受具
已後師表僧祇及至立年又專禪誦曉夕相繼偏重
法華後任京邑清禪寺草創基構並用相委四十餘
年初不告倦故使九級浮空重廊遠攝堂殿院宇衆
事圓成所以竹樹森繁園圃周遶水陸莊田倉廩碾
磴庫藏盈滿莫匪由焉京師殷有無過此寺終始監

護功實一人年至耳順便辭僧任眾以勤劬經久且
 令權替及於臨機斷決並用諮詢寺足淨人無可役
 者乃選取二十頭令學鼓舞每至節日設樂像前四
 遠同觀以為欣慶故家人子女接踵傳風聲伎之最
 高於俗里遇患極困自然知卒香湯沐浴正理衣襟
 曰吾有小罪須加重病事由營造掘鑿故也至於終
 晨言氣不昧告弟子曰酬債了矣吾其去矣尋聲而
 卒春秋六十有九即貞觀初年也乃露骸收葬為起
 方墳就而銘之時京邑會昌有沙門法素者倜儻不
 倫操業奇卓雅為眾怪本師智顛專行勸福昔在江

表遊適所至皆設萬人大會夜告纔竟明即成辨此
 例非一隋末東都嬰城自固飢骨相望有若塊焉嘗
 有金像二軀各長一丈素不忍見斯窮厄取一鎔破
 糴米作糜餒諸餓者須臾米盡又取欲壞時沙門辯
 相與諸僧等拒諍不與素曰諸大德未知至理也昔
 如來因地為諸眾生尚不惜頭目髓腦或生作肉山
 或死作大魚以濟飢餒如何成果復更貪惜化形必
 不然矣素今身肉堪者亦所不惜大德須知今此一
 像若不惠給眾生城破之後亦必從毀則墜陷多人
 何如素今一身當也眾不許之及為鄭降日後先分

散如其言焉然其言行譎詭險而難遵其例不後
入京室卒會昌寺

釋智通姓陳任梓州八歲出家爲正道法師弟子後
誦法華并講在牛頭山善持威儀奉戒貞苦降伏黃
老士女奏章必杖之五十遠近皆憚寺宇成就惟其
經始合衆畏懾無蓄私財者常有雙鵝依時聽講講
百餘遍兩度放光至貞觀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告
衆吾造山寺可用十萬貫恨未用備今便永別言訖
而卒春秋九十七矣小食時終合寺房堂皆動而作
白色經一食頃

釋慧震姓龐任梓州通泉寺身長八尺後聽高師三
論大領玄旨福力所被蜀部遙推嵩之還南得袈裟
三百領以贈路首每年正月轉藏經千人袈裟奉施
無闕常弘三論聽衆百餘忽於高座似悶見人語曰
西山頭好造大佛旣覺下座領衆案行中堪造像兩
邊泉流卽命石工鑄鑿坐身高百二十尺貞觀八年
周備成就四面都集道俗二萬慶此尊儀其像口中
放大白光遠近同奉先有一馬日行五百里曾經入
陣餘馬竝歿唯此得還至十四年七月忽自嘶鳴不
食二百日震聞毛豎有一異僧名爲十力語震曰馬與

主別王當先行來年正月十五日日正中時應入涅槃法師須散財物無留於後於身何益言已而隱莫知其由先造藏經請僧常轉開大施門四遠悲敬來者皆給至終年初又請衆僧讀經行道作三七日俗緣昆季內外皆集至於八日香氣鬱勃充滿寺中傾邑道俗共聞異香捨散山積至十五日氣猶不歇從旦至午寺內樹木土地皆生蓮華衆觀奇瑞知其卽世震曰嘉相已現不容待滿便行驟施早食訖手執香爐繞廬舍那三市還於佛前胡跪正念大衆滿堂不覺已逝春秋六十有六停喪待滿香氣猶存兄弟

三人各捨五十萬於墓所作僧德施及以悲田作石塔高五丈龕安繩牀扶屍置上經百餘日猶不委作道俗萬餘悲泣相繼云耳

釋慧雲姓王太原人也遠祖避地止于九江弱年樂道投匡山大林寺沙門智錯而出家焉錯亦標領當時有聲出世而雲慷慨時俗精厲歸從故得獨異恒倫不拘物累致有大節大務偏所留心時年二十有五有達禪師者江淮內外所在興造事力不遂咸來祈請雲爲寺廟毀壞故致邀延達不許之雲以來告不申便陳死請委身在地涕泗滂沱流迸塗漫滿五

尺許又以頭叩地青腫覆眼加諸誓願曰若不蒙起
雲亦投江達見其意盛欬然迴意雲卽前告道俗所
在迎候披草望山行不由徑路值羣虎不暇駐目延
達至山頂有經始泝流諸處檢校功德時屬嚴冬冰
擁船路崩砂頽結屢阻舟人雲乃急繫衣裳破冰挽
纜腰膂已下凌澌截肉流血凝住不覺疲苦自此船
行三百餘里方登所在其懇誠難繼並例此也隋季
末齡中表賊亂有林士弘者結衆豫章僞稱楚帝僞
尚書令鄱陽胡秀才親領士衆臨據九江因感發心
欲寫廬山東林文殊瑞像盡所鎮境訪監護者道俗

僉議以雲有出衆之奇雅當此選鑪錘旣辦便就鎔
範光儀乃具唯頸及脇兩處有孔時衆未乏悟也其
年秀才僞敕所追有像色金百二十兩盛以竹筒雲
以賊徒蜂起無方守護竝用付牙又以念誦銅珠一
環遺牙爲信行至官亭軍士乞福才得便風舉帆前
引於江中路遭浪船沒財物蕩盡唯人達岸才諸無
所恨但恨失像色金煩免江畔吁嗟不絕誓願不成
深爲業也須更金筒隨浪逆流并遺銅珠前後相繼
汎汎隱隱向岸就才旣獲色金舉衆同叫歡欣無量
計彼沒處至所出岸二千餘里重而能浮逆波相授

軍民通怪驚異靈感及才之遇害也刃開頸脇恰符
 像焉初才之欲擊賊以金用委叔父曉禪師及楚都
 既覆群寇交侵曉用弊布裹金擔以避難不免為賊
 所奪既失像金取求無計尋有賊中來者盜金投曉
 俱不知是金擔也曉得本金委雲成就光相超挺今
 在山閣初鑄像時有李五戒者私發願曰若鎔金日
 誓然一臂雲為模樣早成遂前期日李氏不知已鑄
 乃夢像曰汝先願然臂如何違信邪李氏夢寤因始
 知之即於像前以刀解臂蠟布纏骨而燒焉又感徵
 應畧其事也雲以江水成紆頻逢草竊經論乃積而

戒律未弘遠趣帝京躬參學府值首律師當隅開化
 大適本志悲喜交并採掇行務有聞朝省下敕令在
 弘福而形貌長偉骨面多髯言語成章眾所知識偏
 能讀誦頗成威容故齋福大集恒居坐首羣公卿士
 側席虚心一舉五卷須臾尋了未聞嗽澆莫不嘉尚
 然其程器即自故畧序敘之

論曰夫任持之相其例乃多包舉精博要唯二種道
 法弘世則靜倒絕其生源相法所持則導昏開其耳
 目宗途既闡萬代奉其風規雖或中微終亦依之成
 則昔如來創化寺開須達之源塔現古今初唯積土

之漸沿斯已後福事彌隆無憂之碣林繁有信之園
 星布自摩騰入洛其相先揚建寺以宅僧尼顯福門
 之出俗圖繪以開依信知化主之神工故有列寺將
 千繕塔數百前修標其華望後進重其高奇遂得金
 刹于雲四遠瞻而懷敬寶臺架迥七眾望以知歸並
 弘道之初津攝度之權術也至如引風治閣出慧達
 之深誠傳聲停毒實智興之通感僧明志開遺寄僧
 晃操動幽明達公因涪水而集材美上假冥聖而陳
 供慧雲貞烈黃金以之不沉道積抗言白刃由斯不
 拔若斯監護一少茂由來然則經理眾事論陳退讓並

由志節素少精非巧能致涉難違便虧誓願功效垂
 成義當斯也昔如來在世躬治院門大集僧務非聖
 不履迦葉之管五寺恒預蹋泥目連之任月直常供
 掃地是以福事之來導引逾遠下凡祖習故是常科
 而頃世墮窳每多欺負觀塗塔為庸夫謂引材為堅
 伍出道無宜行施入俗有絕清心斯語不倫殊乖正
 則故天報為貴尚行乞於人間聖果為高猶被餓於
 僧部斯徒眾矣略舉可知是以福智二嚴空有兩諦
 太經太論盛引綱猷即可師承難為排斥且自世有
 諸福其流多雜倚傍經陳揚疑偽隋祖開皇之始

釋教勃興真偽混流恐乖遺寄乃敕沙門法經定其正本所以人中造作五百餘卷同並燔之餘不盡者隨方間出比諸經藏唯錄正本通數則有三千餘卷已外別生雜集並不寫之至於疑偽時復抄錄斯由未嘗陶鍊故致此涉疑試為論之至如藥師行事源出宋朝比用在疑頗存沿俗隋煬洛水彥琮所翻義節全同文鋪少略斯則梵本有據祈福之元宰也但以世惟相有非相何以曉心太聖逗機任物而敷此要如說行者必致禳除恐涉懷已自虧名實故彼文云口為說空行在有中誠言得矣或有精專懇苦厚

供彌隆而所祈無應者則往業堅明定須酬償故文云唯除宿殃餘則可脫然則業無永定皆可轉除任業增生無成聖義故經明懺止約內心有愧則亡無慙斯有二報輕重具顯涅槃六根淳薄亦陳實觀是知宿殃不請例是別時通諸理教義須隱括又有普賢別行金光總懺名歸清眾事垂通俗比有行事執著者多遍苦雖來皆舒法利故彼文云諸業障海從妄想生還須體妄乃傾前業今則緣念彼此我所兩存倒想愈增故難遭聖義應塵無以表達真識有以明通俗在凡下位行漸若斯順舊常熏理非登悟梁

初友廣源在荆襄本以厲疾所投祈誠悔過哀茲往業悲慟酸涼能使像手摩頭所苦欬然平復因疾相重遂廣其塵乃依約諸經抄撮成部擊聲以和動發恒流談述罪緣足使汗垂淚寫統括福慶能令藏府俱傾百司以治一朝萬化唯通一道被時濟世諒可嘉之而恨經出非本事須品藻六根大懺其本唯梁武帝親行情矜黔識故文云萬方有罪在于一人當由根識未調故使情塵濫染年別廣行捨太寶而充僮僕心力所被感地震而天降祥是稱風靡鬱成恒則有陳真觀因而廣之但為文涉菁華心行頗淡原

夫懺悔之設務在專貞欲使肝膽露於衆前慙愧成於卽白固得罪終福始言行可依如文宣之製淨在言詞可屬引經教如對佛述厭欣如寫面卷雖三平覽者不覺其繁文乃重生讀人不嫌其廣世稱筆海固匪浮言又有妄讀懺文行於悔法罪事叢雜不解位以千條因構煩拏未知本於三惱浪誦盡紙昏憤通於自他為師難哉墮負歸於彼此如斯遣累未曰清澄因約前論薄為准的六道慈懺源亦同前事在歲終方行此禮道別開莫海陸之味畢陳隨趣請祝慈悲之意弘矣原夫六道至果趣別重輕人含十等

之差餘則舉例可悉阿含所述入處鬼道有親供祭
心生隨喜心喜身飽故曰充飢非由供福業令自受
以正法義理有所從無有自作他人受果斯則目連
飯母事也自外五趣報局所收隨報位隔無由通給
今則道別陳奠恐非臨饗然又報得諸通事合生趣
不妨他心徹視待會而從祭醮自此已外其例難收
或度星安宅決明罪福占察投輪懷疑結線同歸淺
俗未入深經然罪積由來福興伊始俱唯妄想而善
卦難諧愚凡所履諒參其用又有不揆分量登冒聖
賢端然思道尅成位地此並想心懷道不識道是妄

心知妄思心不起有起實歸唯識識心達俗知何不
爲用此投輪應分業相又有方等佛名般舟誦呪多
以夢王表淨准此用顯澆淳且夢唯冥妄想像尚取
依憑況在現輪舉擲其心可准若夫惑業所起梯構
有因惑必違理而生故懺務觀其理業生依事而起
故懺還須緣事悔必勤身營構慙愧爲其所宗理悔
必析破我人知妄是其大略並如別錄悔法度之是
知釋宗一化大較三門若樂罪時須弘福事因修福
故便起想著則應破遣教思理觀如斯易奪集業可
期若滯此三全垂教意惟夫太聖垂世未欲增生福

順情欣還資故習義須思擇斷結入道斯言極矣世
不達者以福爲道耽附情纏用爲高勝正是戒見二
結所收我倒常行何能遣縛是以通人審權實之有
從達界繫之無爽明惑性之重輕曉分量之優劣莫
不以罪障天人一向須捨福爲有基雖行不著由諸
八禪滯情六度不淨事觀及世順善皆爲有法大論
明言計並封心故非道業至如色有初定凡聖通行
非想極居無生不止終垂出要未靜輪迴但爲封迷
不厭故也況以亂善用充靜業有識聞之足爲殷鑒
流俗儒素尚捐固我之心但謂我能行之故非清蕩

所攝豈得心用浮動觸境增迷妄計爲道一何可笑
復聞福爲有本潛神不修身行處世何能無事事涉
罪福理必通知且如衣食四資無時不假佛制取納
惟依觀門輕悔對治斯誠罪也奉勸勤行斯誠福也
謂我能行便成違理我不能行又是違事違事則業
繫二途違理則福纏諸欲在凡使性何能靜心入上
正見方傾苦趣故知因修世相知何不爲唯勤觀用
漸當缺有不爾沉淪還歸無始伊我同舟可不勉哉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九
音釋

堡博浩切障也。霾謨皆切晦也。孽問圓切係也。郪方無切邑名。礦古猛切古銅。

石鐵朴鑿切鑿也。齒魚列切也。船簿陌切大舟。矚視之六切也。

環姑回切歸山貌切篡初患切逆而。鏡初咸切。藉

倉甸也輻輻鳥昆切輻輻喪車音。筮榮定切。蹇遠員切。斃

死也。樂樂盧官切。曲榘也。翟杜歷切。謚覓筆切。竄渚

締丁計切。環貫也。餽音候乾。韌而振切。堅人名。竄渚

也。切。醑餽祭也。

福建福州福寧州福安縣尹丹陽賀學易施贊刻
續高僧傳第三十九卷計字一萬二千八百
七十五箇該銀六兩六錢九分五厘李文舉刻
江陰釋照浮對上元丘義民書金陵李文舉刻
萬曆辛亥歲冬十月徑山寂照庵識

續高僧傳卷第四十

唐釋道宣撰

雜科聲德篇第十正傳十二人附見八人

陳揚都光宅寺釋慧明傳一

高齊鄴下沙門釋道紀傳二

隋京師定水寺釋法稱傳三智雲

杭州靈隱山天竺寺釋真觀傳四

蔣州栖霞寺釋法韻傳五

東都慧日道場釋立身傳六慧寧 廣壽

西京日嚴道場釋善權傳七法綱

東都慧日道場釋智果傳八

智騫

玄應

京師日嚴道場釋慧常傳九

道英

神爽

唐京師玄法寺釋法琰傳十

京師定水寺釋智凱傳十一

京師法海寺釋寶巖傳十二

釋慧明不知何許人儀貌像胡故世以胡明為自然其利口奇辯鋒涌難加摘體風雲銘目時事吐言驚世間皆諷之後乃聽採經論徬尋書史捃拾大旨不存文句陳文御世多營齋福民百風從其例遂廣眾以明騁術屑吻機變不思諸有唱導莫不推指明亦

自顧才力有餘隨聞即舉牽引古今包括大致能使聽者欣欣恐其休也宣帝在位大建五年將事北征觀兵河上已遣大都督程文季等領軍淮浦與齊對陣雄氣相傾帝甚憂及乃於太極殿中命龜卜之試柱腹文颯然長裂君臣失色為不祥也即請百僧齋時一會臨中倉卒未測所由及行香訖乃陳下意明抗聲敘致又述緣曰上征龜破可謂千里路通既其文季前鋒豈不一期利捷時以為浮飾也至四月中次大小峴與齊大戰俘虜援兵二十餘萬軍次樵合呂梁彭越前無橫陣故下敕云今歲出師薄伐邊服

所獲梁土則江淮二百許城東西五千餘里然龜腹
 長文號千里也遠驗明言宛同符契故明承此勢為
 業復隆偏意宗猷達悟登白者其量弘矣莫測其終
 釋道紀未詳氏族高齊之初盛弘講說然以成實見
 知門學業成分部結眾紀用欣然以教習之功成遺
 業也天保年中秋初立講紀引眾首出鄴城南彼舊
 門人又引眾入正於闔側欵爾相值紀曰卿從何來
 乃殊無禮也如何師範輒抗拒耶既不顧屈理宜下
 道彼曰法鼓競鳴利建斯在聲榮之望師資焉有紀
 何不答自為下道出于城外迴首告其屬曰吾講成

實積三十載開悟正道望有功夫解本擬行斯遺誠
 也今解而不行還如根本不解矣徒失前功終無後
 利往不可追來猶可及請並返京吾當別計乃退掩
 房戶廣讀經論為彼士俗而行開化故其撰集名為
 金藏論也一表七卷以類相從寺塔幡燈之由經像
 歸戒之本具羅一化大啓福門論成之後與同行七
 人出鄴郊東七里而頓周匝七里士女通集為講斯
 論七日一遍往必荷擔不恥微行經書塔像為一頭
 老母掃帚為一頭齊佛境內有塔斯掃每語入日經
 不云乎掃僧地如閻浮不如佛地一掌者由智田勝

也親供母者以福與登地菩薩齊也故其孝必性淳
 深為之縫補衣著食飲大小便利必身經理不許人
 兼有或助者紀曰吾母也非他之母形骸之累並吾
 身也有身必苦何得以苦勞人所以身為苦先幸勿
 相助因斯以勵道俗從者眾矣又復勸人奉持八戒
 行法社齋不許屠殺所期既了又轉至前還依上事
 周歷行化數年之間遶鄴林郊奉其教者十室而九
 有同侶者故往候曰此行化俗何如道耶紀曰彼講
 可追今則無悔既往不咎知復何言後遭周氏吞併
 玄教同廢呼嗟俗壤每崇斯業及開法始更廣其門

故彼論初云邪見者是也所以世傳何隱論師造金
 藏論終唯紀也故改名云然其所出抄略正文深可
 依准後不測其終

釋法稱江南人誦諸經聲清響動眾陳氏所化舉朝
 奉之又善披導即粉標奇雖無希世之明而有隨機
 之要隋平南服與白雲經師同歸秦壤任興善寺每
 引內禁叙論正義開納帝心即敕止殿常置經座日
 別差讀經聲聲不絕聽覽微隙即問經旨遂終昇遐
 晚住定水與雲同卒俱八十餘仁壽年也時有智雲
 亦善經唄對前白者世號烏雲令望所高聲飛南北

每執經對御響震如雷時參哀轉停駐飛走其德甚
 衆秘不泄之故無事緒可列又善席上談吐驚奇子
 史丘索都皆諳曉對時引挽如宿構焉隋煬在蕃彌
 崇敬愛召入慧日把臂朋從欣其詞令故也年登五
 十卒於京師王悲惜焉數日不出廣為追福又教沙
 門法論為之墓誌見於別集

釋真觀字聖達吳郡錢唐人俗姓范氏祖延蒸給事
 黃門侍郎父兌通直散騎常侍母桓氏温良有德嘗
 非憤無胤潔齋立誓誦藥師觀世音金剛般若願求
 智子紹嗣名家時獻統所圖迦毗羅王者在上定林

寺巨有靈異躬往祈禱刻寫容影事像若真依藥師
 經七日行法至於三夕覺遊光照身自爾志性非恒
 言輒詣達豈非垂天託人寄范弘釋者也及其誕育
 奇相不倫左掌仙文右掌人字口流津液充潤榮府
 從幼至終未嘗患渴故體膚光偉雖老不衰舌文交
 加狀如羅綺故得含章蘊辯開神明暗又聲韻鐘鈺
 捷均風雨其見聞者莫不小有大槩五歲能蔬齋或
 登衣篋或執扇箒戲為談講八歲通詩禮和庾尚書
 林檎之作十六儒道羣經柱下河上無所遺隱時又
 流涉基琴暢懷文集日新月異師友驚忻嘗共友人

逍遙津渚有善相者迎而拜曰年少當為大法師後
卽專誦淨名般若志存入道伺機承色二親弗許乃
迦毗降夢子欲開籠勿令在網此非黠慧父母咸開
心隨喜啓敕降言并賜衣鉢義興生法師行潔小震
躬爲翦落大德貞律師道藹雲陽請任和尚研思十
誦一遍能述又從華林圓法師受成實論十遍十覆
超振前標自謂解成可填以行也始誦法華日限一
卷因斯通夢汝有大根忽守小道深可惜也遂往興
皇聽摩訶衍質疑明難唐突玄門朗公精通綽然復
加脂粉吾出講八年無一問至此能使妙義開神真

吾師矣仍從北面數載研尋開善大忍法師匿影鐘
山遊心方等將欲試瞻先達問津高士因操桴扣寂
用程玄妙乃歎曰龍樹之道方興東矣辯勇二師當
塗上將頻事折關亟經重席時人語曰錢塘有真觀
當天下一半沙門洪偃才邁儒英鉤深釋傑面相謂
曰權高多智耳白有名我有四絕爾具八能謂義導
書詩辯貌聲基是也由此王公貴游多所知識始與
王東禹井請以同行于時興皇講筵選能義集觀
臨途旣促咸推前次旣登高座開二諦宗旨並縱橫
一言永泮學士傅緯在席嗟曰三千稱首七十當初

是上人者當爲酬對金陵道俗見知若此旣達東夏
住香巖寺講大涅槃四方義集復增榮觀興皇又三
追曰吾大乘經論略已弘通而燕趙齊秦引領翹足
專學雖多兼該者寡宜速反東蕃法門相寄于斯時
也征周失律朝議括僧無名者休道觀乃傷迷歎曰
夫刹利居士皆植福田富強黎庶斯小造罪貧弱欲
茂枝葉反尅根本斯甚惑矣人皆惜命偷生我則亡
身存法乃致書僕射徐陵文見別集陵封書令奏帝
愼然動容括僧由寢據斯以言非但梁柱佛法亦乃
明略佐時矣江夏王出鎮于越復請同行朗師吞咽

良久言曰能住二年講堂相委復屬英王尚法利益
深不可留也仍於禹穴屢動法輪特進杜稜請歸光
顯傳教學徒及永陽鄱陽二王司空司馬消難並相
次海運延仰浙東故得塗香慧炬以業以煥頂敬傾
心盡誠盡節天台智者名行絕倫先世因緣敦猷莫
逆年臘旣齊爲法兄弟共遊秦嶺陵雲舊房朝陽澄
景則高談慧照夕陰匿彩則深安禪寂及智者徵上
闕庭觀便孤園敷說大流法味載廣俗心永陽還京
仰奏清德舉朝僧正同請絲綸遂逢祚終斯事便寢
隋祖尚法惟深三敕勞問秦王莅蕃二延總府皆辭

以疾確乎不就齊王晚迎江浦躬伸頂禮傳以香火
送還舊邑之衆善寺開皇十四年時極亢旱刺史劉
景安請講海龍王經序王既訖驟雨湧注自斯厥後
有請便降吳越宗仰其若神焉縣西有靈隱山者舊
曰仙居峯吐蓮花洞藏龍穴信江東之秀嶽也觀既
仁智內冥山水外狎共道安禪師頭陀石室檀越陳
仲寶率諸同侶開藏拓基構立精舍號南天竺遂卽
去邑還谷栖止終焉衆善講堂付門人玄鏡鏡承瓶
瀉相從不絕及文宣造塔形勝所歸不謀同集取決
於觀乃指崔嵬高石可安塔基雖發誠言孰爲可信

俛仰穿鑿洞穴自然狀似方函宛如奩底天工神匠
冥期若符自爾在山常講法華用爲心要受持讀誦
躬自書弘五種法師於斯乎在又持於經旨明練深
趣談吐新奇非尋紙墨智思擊揚迴飛文外又感盥
洗遺滌地不爲濡事理異乃經之力也臯亭神姓陳
名重降祝請講法華一遍遺以錢物又降祝捨其廟
堂五間爲衆善佛殿據斯以言感靈通供誠希有也
大業七年四月八日司馬李子深更延出邑講大涅槃
初出天竺自標葬地至現病品夢見三人容服甚
盛把幡俱禮云淨居遣迎至六月六日以疾而卧又

撰述
續前傳卷四
一
夢與智者同舉夾侍尊像翼佛還山覺已歎曰昔六
十二應終講法華力更延一紀今七十四復致斯應
生期畢矣卽集內衆訓將來事曰欲生善道欲備神
力欲出生死欲具佛法宜須持戒修定學慧弘通正
法勿令空過無所得也爾日天台送書并致香蘇石
蜜觀覽書曰宿世因緣最後信矣命兩如意一東向
天台一留西法志諸雜服式吾眼自分一還僧羯磨
二成第五僧施嘗有人夢飛殿來迎沙門寶慧又聞
空中伎樂至七月七日中夜踟躕而坐盥漱整服曰
有人請講菩薩戒也端坐怡然不覺已滅逝於衆善

之舊寺從子至平心頂俱暖身體柔軟顏色不變右
手內屈三指信宿流汗遍身至四日移入禪龕時屬
流火焰氣尚嚴而儼若生存實資神力從此至二十
五日四方輻湊六縣同集道俗公私一期咸萃皆就
屍手傳香表別攀德號慕悲起纏雲追惟戒德泣垂
零雨至於香華供獻日有千羣隨次大齋開龕瞻奉
而色相光潔眉毫更長倍異生前咸加奇歎至二十
六日乃永窆於靈隱山真容掩方墳寫狀留天竺是
日四部亘一由旬香蓋成陰幢幡蔽野存亡榮慶非
可勝言初觀聲辯之雄最稱宏富江表文國莫敢爭

撰述
先自正法東流談導之功衛安爲其稱首自爾詞人
莫不宗猷於觀是知五百一賢代興有日佛法榮顯
實賴斯乎開皇十一年江南叛反王師臨弔乃拒官
軍羽檄競馳兵聲逾盛時元帥楊素整陣南驅尋便
瓦散俘虜誅翦二十餘萬以觀名聲昌盛光揚江表
謂其造檄不問將誅旣被嚴繫無由伸雪金陵才士
鮑亨謝瑀之徒並被擁略將欲斬決來過素前責曰
道人當坐禪讀經何因妄忤軍甲乃作檄書罪當歿
不觀曰道人所學誠如公言然觀不作檄書無辜受
歿素大怒將檄以示是你作不觀讀曰斯文淺陋未

能動人觀實不作若作過此乃指摘五三處曰如此
語言何得上紙素旣解文信其言也觀曰吳越草竊
出在庸人士學儒流多被擁逼卽數鮑謝之徒三十
餘人並是處國賓王當世英彥願公再慮不有怨辜
素曰道人不愁自歿乃更愁他觀曰生死常也旣死
不可不知人以爲深慮耳素曰多時被繫頗解愁不
索紙與之令作愁賦觀攬筆如流須臾紙盡命且將
來更與一紙素隨執讀驚異其文口唱師來不覺起
接卽命對坐乃盡其詞故賦略云若失愁名不一愁
理多方難得覩縷試舉宏綱或稱憂憤或號酸涼蓄

之者能令改貌懷之者必使迴腸爾其愁之爲狀也
言非物而是物謂無像而有像雖則小而爲大亦自
狹而成廣譬山岳之穹隆類滄溟之混濔或起或伏
時來時往不種而生無根而長或比煙霧乍同羅網
似玉葉之晝舒類金波之夜上爾乃過違道理殊乖
法度不遣喚而輒來未相留而愜任雖割截而不斷
乃驅逐而不去討之不見其蹤尋之靡知其處而能
奪人精爽罷人歡趣減人顏容損人心慮至如荆軻
易水蘇武河梁靈均去國阮叔辭鄉且如馬生未達
顏君不遇夫子之詠山梁仲文之撫庭樹並恠惹於

胃府俱讚揚於心路是以虞卿愁而著書東哲憑而
作賦又如蕩子從戎倡婦閨空悠悠塞北杳杳江東
山川旣阻夢想時通高樓進月傾帳來風愁眉歎黛
淚臉銷紅莫不感悲枕席結怨房櫳乃有行非典則
心懷疑惑未識唐虞之化寧知禹湯之德霧結銅柱
之南雲起燕山之北箭旣盡於晉陽水復乾於踈勒
文多不載素大嗟賞卽坐釋之所達文士免死而爲
僕隸觀以才學之富弘導不疲講釋開悟榮光俗塵
具於前敘其所講大乘四十二載又造藏經三千餘
卷金銅大像五軀構塔五層五僧德施造寺二所著

諸導文二十餘卷詩賦碑集三十餘卷近世竊用其言衆矣

釋法韻姓陳氏蘇州人追慕朋從偏工席上騷索遠度罕得其節誦諸碑誌及古導文百有餘卷并王僧孺等諸賢所撰至於導達善能引用又通經聲七百餘契每有宿齋經導兩務並委於韻年至三十弊於誼梗邀延疏請日別重疊乃於正旦割繩永斷即聽攀嚴不久便覆恨浪棄功妄銷唇舌承栖霞清衆江表所推尋聲即造從受禪道又聞泰岳靈巖因往追蹤般舟苦行立志梗潔不希名聞擔石破薪供給爲

任晚還故鄉有浮江石像者如前傳述後被燒燼而不委相量無由可建便於石像故基願禮八萬四千塔樹功既滿感遇野姥送一卷書及披讀之乃是昔像之緣也既有樣度依而造成大有徵應海中有陽虎島者去岸三里韻往安禪唯服布艾行慈故也初達逢怪大風鬼物既見如常心毛不動九日後恬然大安自知命終事還返栖霞不久便卒春秋三十五即仁壽四年矣

釋立身江東金陵人志節雄果不緣浮綺威容肅然見者憚懾有文章攻辯對時江左文士多興法會每

撰述
集名僧連宵法集導達之務偏所牽心及身之登座也創發聲歎砰磕如雷道俗歛襟毛豎自整至於談述業緣布列當果冷然若面人懷獸勇晚入慧日優贈日隆大業初年聲唱尤重帝以聲辯之功動衷情抱賜帛四百段氈四十領性本清儉無羨諸蓄率命門學通共均分從駕東都遂終于彼時年八十餘矣時西京興善官供尋常唱導之士人分羽翼其中高者則惠寧廣壽法達寶嚴哮吼之勢有餘機變之能未顯人世可觀故不廣也
釋善權揚都人任寶田寺聽採成論深有義能歎爾

迴思樂體人物隨言聯貫若珠璧也衆以學功將立不願弘之而權發悟時機爲功不少適詣爲得遂從其務然海內包括言辯之最無出江南至於銓品時事機斷不思莫有高者晚以才術之舉煬帝所知召入京師任日嚴寺獻后既崩下令行道英聲大德五十許人皆號智囊同集宮內六時樹業令必親臨權與立身分番禮導既絕文墨唯存心計四十九夜總委二僧將三百度言無再述身則聲調陵入權則機神駭衆或三言爲句便盡一時七五爲章其例亦爾煬帝與學士柳顧言諸葛穎等語曰法師談寫乍可

支册
寶高僧傳卷四
三
衡

相從導達鼓言奇能切對甚可訝也穎曰天授英辯
世罕高者時有竊誦其言寫為卷軸以問於權權曰
唱導之法設務在知機誦言行事自貽打棒雜藏明
誠何能輒傳宜速焚之勿漏人口故權之導文不存
紙墨每讀碑誌多踈儷詞倘有觀者若夢遊海及登
席列用牽引轉之人謂拔情實惟巧附也大業初年
終日嚴寺時年五十三矣門人法綱傳師導法汪汪
放曠譎詭多奇言雖不繁寫情都盡蕭僕射昆季時
號學宗常營福祀登臨莫逮每有檀會必遣邀迎然
其令響始飛颯焉早逝釋門掩扇道俗咸惋

釋智果會稽剡人率素輕清慈物在性常誦法華頗
愛文筆經史固其本圖摛自得清致時弘唱讀文
學所欣俗以其書勢逼右軍用呈蕃晉王乃召令寫
書果曰吾出家人也復為他役都不可矣一負聲教
之寄一違發足之誠王逼吾身心不可逼乃云眼闇
不能運筆王大怒長囚江都令守寶臺經藏及入京
儲貳出巡揚越乃上太子東巡頌其序略曰智果振
衣出俗慕義遊梁感昔日之提獎喜今晨之嘉慶遂
下令釋之賜錢一萬金鐘二枚召入慧日終于東都
六十餘矣時慧日沙門智騫者江表人也偏洞字源

精閑通俗晚以所學進入道場自秘書正字讎校著作言義不通皆諮騫決卽爲定其今古出其人世變體詰訓明若面焉每日余字學頗周而不識字者多矣無人通決以爲恨耳造衆經音及蒼雅字苑宏敘周贍達者高之家藏一本以爲珍璧晚事導述變革前綱旣絕文縟頗程深器綴本兩卷陳叙謀猷學者秘之故斯文殆絕京師沙門玄應者亦以字學之富早素所推通造經音甚有科據矣

釋法琰俗姓嚴江表金陵人本名法藏任願力寺聽莊嚴寺燬公成實入義知歸時共讚賞每聞經聲明

讚如舊所經充滿曾臆試密尋擬意言通詰卽以所解用諮先達咸曰卿曾共習故有今緣不可怪也遂取瑞應依聲盡卷舉擲牽迸嚙態驚馳無不訝之皆來返啓乃於講隙一時爲敘陳國齋會有執卷者若不陳聲齋福不濟故使人各所懷相從畢聽清音盈耳頌聲洋溢廣流世路晚被晉府召入日嚴終于武德復居玄法師雖年迫期頤而聲喉不敗京室雖富聲業甚貧諸有尋味莫有高於琰者然而性在知足不畜貲財福利所歸隨皆散盡以貞觀十年卒于此寺九十餘矣

釋慧常京兆人以梵唄之功住日嚴寺尤能却轉弄
 響飛揚長引滔滔清流不竭然其聲發喉中唇口不
 動與久並立推檢莫知自非素識方明其作時隋文
 興法煬帝倍隆四海輻湊同歸帝室至於梵導讚敘
 各重家風聞常一梵颯然傾耳皆摧心喪膽如飢渴
 焉僉曰若此聲梵有心聞之何得不善也眾雖效學
 風骨時參至於用與牽挽皆不及矣晚入東都臬感
 作亂齋梵總任咸共委常及平殄後復還關壤時有
 僭帝曰逆賊建福言涉國家並可收之因即募覓常
 被固送行次莎柵逃賊雷曰往必被戮可於此止常

曰債負久作終須償了送至東都果如言焉年四十
 餘矣時京師興善有道英神爽者亦以聲梵馳名道
 英喉頰偉壯詞氣雄遠大衆一聚其數萬餘聲調稜
 稜高超象外興善大殿鋪基十畝櫺扇高大非卒搖
 鼓及英引衆逶旋行次窻門聲聒衝擊皆為動震神
 爽唱梵彌工長引遊轉聯縣周流內外臨機奢促愜
 洽衆心貞觀年中豫州治下照機寺曇寶禪師者斷
 穀練形戒行無點年六十許常講觀音導引士俗而
 聲調超挺特異仁倫寺有塔基至於靜夜於上讚禮
 聲響飛衝周三十里四遠所聞無不驚仰

釋智凱姓安江表揚都人家世太富奴僕甚多年在
 童卅雅重嘲謔引諸羣小乃百數人同戲街衢以為
 自得陳氏臺省門無衛禁凱乃率其戲侶在太極殿
 前號令而過朝宰江總等顧其約束銓敘駐步訝之
 相視笑曰此小兒王也及至學年總擲前緒承沙門
 吉藏振宗禹允往者談之光聞遠邇便辭親詣焉從
 受三論偏工頌疊所以初章中假複詞遣滯學人苦
 其煩擊而凱統之冷然頓釋各有投詣及藏入京因
 倍同仁義業通廢專習子史今古集傳有開意抱輒
 條踈之隨有福會因而標擬至於唱導將半更有緣

來即為敘引冥符衆望隋末唐初嘉猷漸著每有殿
 會無不仰推廣誦多能罕有其類嘗於殿內佛道雙
 嚴兩門導師同時各唱道士張鼎雄辯難加自恨聲
 小為凱陵架欲待言了方肆其術語次帝德鼎延其
 語凱斜目之知其度也乃含笑廣引古今皇王治亂
 濟揆得喪銓序言無浮重文極鋪要鼎構既窮凱還
 收緒一代宰伯同賞標奇臨機之妙銛鋒若此而情
 均貧富赴供不差存念寒微多行針療後以蠅點所
 拘伸雪無路徙放原部乃冠服古賢講開莊老時江
 夏王道宗昔在京輦第多福會至於唱敘無非凱通

後督靈州携隨在所留連歲稔欣慕朋從及巡撫燕
山問罪泥海皆與連騎情同比影在蕃齋祀頃有導
達乃隔幔令凱作之至于終詞無不泣淚王亦改容
遂卒於彼

釋寶巖住京室法海寺氣調閑放言笑聚人情存導
俗時共目之說法師也與講經論名同事異論師所
設務存章句消判生起採結詞義巖之制用隨狀立
儀所有控引多取雜藏百譬異相聯璧觀公導文王
孺懺法梁高沈約徐庾晉宋等數十家包納喉衿觸
興抽拔每使京邑諸集塔寺肇興費用所資莫匪泉

貝雖玉石通集藏府難開及巖之登座也案几顧望
未及吐言擲物雲崩須臾坐沒方乃命入徙物談敘
福門先張善道可欣中述幽途可厭後以無常逼奪
終歸長逝提耳抵掌達晤時心莫不解髮撤衣書名
記數尅濟成造咸其功焉時有人云夫說法者當如
法說不聞陰界之空但言本生本事巖曰生事所明
爲存陰入無主但濁世情鈍說陰界者皆昏睡也故
隨物附租用開神府可不佳乎以貞觀初年卒于在
寺春秋七十餘矣

論曰自古諸傳多略後科晉氏南遷方開名實然則

利物之廣在務爲高忍界所尊唯聲通解且自聲之
爲傳其流雜焉卽世常行罕歸探索今爲未悟試揚
推而論之爰始經師爲德本實以聲採文將使聽者
神開因聲以從迴向頃世皆指其旨鄭衛珍流以哀
婉爲入神用騰擲爲清舉致使淫音婉變嬌弄頗繁
世重同迷黷宗爲得故聲唄相涉雅正全乖縱有刪
治而爲時廢物希貪附利涉便行未曉聞者悟迷且
貴一時傾耳斯並歸宗女衆僧頗嫌之而越墜堅貞
殊虧雅素得唯隨俗失在戲論且復彫訛將絕宗匠
者希昔演三千今無一契將非沿世遷質因得行藏

有儀乎道達之任當今務先意在寫情踈通玄理本
實開物事屬知機不必誦傳由垂筌悟故佛世高例
則身子爲其言初審非斯人則雜藏陳其殃咎統其
朗拔終歸慧門法師說法之功律師知律之用今且
隨相分位約務終篇俗有無施不可又陳無備一人
道則不輕末學亦開降外須博是以前傳所敘殷勤
四能卽用以觀誠如弘例何以明耶若夫聲學旣豐
則溫詞雅贍才辯橫逸則慧發鄰幾必履此蹤則軌
躅成於明道如垂此位則濫罔翳於玄津但爲世接
五昏人纏九惱俗利日隆而道弘頗躓所以坐列朝

宰或面對文人學構疎蕪時陳鄙俚褒獎帝德反類
阿衡讚美寒微翻同疏寃如陳滿月則曰聖子歸門
迷路璋弧豈聞牀几若敘閨室則誦窈窕縱容能令
子女奔逃尊卑動色僧倫爲其掩耳士俗莫不寒心
非唯謂福徒難施亦使信情萎萃又有逞衒唇吻播
鼓無慙艷飾園庭潤光犬馬斯並學非師授詞假他
傳勇果前聞無思箴艾遂卽重輕同迹真誤混流顏
厚旣增彌深癡券寧謂導達豈竝然耶至如善權之
對晤儲兩千紙不弊其繁華真觀之拔難程神百句
彌開其邪信故得存亾定其尊考佳嚴審其郊邑詞

調流便奕奕難窮引挽倫綜愜當情事能令倨傲折
體儒素解頤使識信牢強頌聲載路今且略明機舉
則得人開悟如此有背斯言則來誚掩化如彼輒試
論矣臨機難哉頃匿之作沿世相驅轉革舊章多弘
新勢討覈原始共委漁山或指東阿昔遺乍陳竟陵
冥授未詳古述且敘由來豈非聲垂久布之象唯信
口傳在亾爲高畢固難准大約其體例甚衆焉至如
梵之爲用則集衆行香取其靜攝專仰也考其名實
梵者淨也實惟天音色界諸天來觀佛者皆陳讚頌
經有其事祖而習之故存本因詔聲爲梵然彼天音

未必同此故東川諸梵聲唱尤多其中高者則新聲
助哀般遮屈勢之類也地分鄭魏聲亦參差然其太
途不爽常習江表關中巨細天隔豈非吳越志揚俗
好浮綺致使音頌所尚唯以纖婉爲工秦壤雍冀音
詞雄遠至於詠歌所被皆用深高爲勝然則處事難
常未可相奪若都集道俗或傾國太齋行香長梵則
秦聲爲得五衆常禮七貴宵興開發經講則吳音抑
在其次豈不以清夜良辰昏漠相阻故以清聲雅調
駭發沉情京輔常傳則有大小兩梵金陵昔弄亦傳
長短兩引事屬當機不無其美劔南隴右其風體秦

雖或盈虧不足論評故知神州一境聲類既各不同
印度之與諸蕃詠頌居然自別義非以此唐梵用擬
天聲敢惟妄測斷可知矣頃匿之作頗涉前科至於
寄事置布仍別梵設發引爲功頃匿終於散席尋頃
匿也亦本天音唐翻爲靜深得其理謂衆將散恐涉
亂緣故以頃約令無逸也然靜頃爲義豈局送終善
始者多慎終誠寡故隨因起誠而不無通議頌讚之
設其流實繁江淮之境偏饒此翫彫飾文綺糅以聲
華隨卷稱揚任契便構然其聲多艷逸翳覆文詞聽
者但聞飛弄竟迷是何筌目關河晉魏兼而重之但

以言出非文雅稱呈拙且其聲約詞豐易聽而閑深信唯彼南服文聲若林向若節之中理必諧諸幽遠隨墮難泝返亦希焉至如生嚴之誦佛緣五言結韻則百歲宗為師轄遠運之讚淨土四字成章則七部欽為風素斯並無聲以廁其本故得列代傳之或者問曰向叙諸讚敗績由聲余聞非聲無以達心非聲不颺玄理故歌誦頌法以為音樂斯言何哉必有此陳未聞前喻義須鎔裁節約得使文質相勝詞過其實世諺所非聲覆法本佛有弘約何得掩清音而希激楚忽雅眾而冒昏夫斯誠恥也京輦會坐有聲

聞法事者多以俗人為之通問所從無由委者昌然行事謂有常宗並盛德之昔流未可排斥至于聖哲尋訓通別兩序以命章述經叙聖人之法諸頌以標首雖復序頌文別而開發義同古聖垂範於教端今賢祖承於事表世遠莫測其面斯推想得其蹤信有依焉固非誕妄且大集叢闡昏雜波騰卒欲正理何由可靜未若高颺洪音歸依三寶忽聞駭耳莫不傾心斯亦發萌草創開信之奇略也世有法事號曰落花通引皂素開大施門打刹唱舉拘撤泉貝別請設座廣說拖緣或建立塔寺或繕造僧務隨物讚祝其

紛若花士女觀聽擲錢如雨至如解髮百數別異詞
 陳願若星羅結句皆合韻聲無暫停語無重述斯實
 利口之銛奇一期之赴捷也餘則界得僧得其徒復
 弘尋常達觀科要易悉故不廣也若夫適化無方陶
 甄不一知微詎幾達信誰焉然則堅信終乎我亡知
 微極乎想滅自斯階降漸次不倫達化以識變為明
 通法以濫委為闇故身子謬說無昇悟入眾首妄悔
 畢為譏訶自餘下凡諒難圖矣且道開物悟信乎說
 導之功既非會正何能審觀止可登機之務以意商
 量接俗之能存乎此舉猶應執文信度懲革者希擬

入以倫固當非咎悠哉遐想通斯意焉終南太乙山
 沙門京兆釋道宣敢告法屬曰

竊以法流所被非久不弘頃世澆漓多乖名實後學
 奔競未志尋籌致混篇章凋殘者眾自梁已後僧史
 荒蕪追討英猷罕有微緒豈非綴緝寡鮮聞見遂沉
 高行明德湮埋難紀輒不崖揆且擬在言至於傳述
 固虧嘉績猶賢絕墜無聞於世所以江表陳統瓊晃
 琰燭之儔河北高都融琛散魏之侶英聲昌於天漢
 盛行動於人心並可楷模俱從物故嘗以暇日遍訪
 京賢名尚不聞何論景行撫心之痛自積由來相成

撰述

經傳卷四

書

卷

皇朝文獻通考
卷之四十四
禮考一百一十五

其制既成一槩土亦立義與書原無異五文且
 其制既成一槩土亦立義與書原無異五文且
 其制既成一槩土亦立義與書原無異五文且

皇朝文獻通考
卷之四十四
禮考一百一十五

